



進

山

武雷公 著

诗人简介



武雷公，原名武贵民，生于内蒙古太仆寺旗东沟村，青年诗人。2003年开始写作诗歌至今，有部分作品发表于《诗收获》《诗日历》《北京文学》《山东文学》《北方作家》《草原》《扬子江》《夏季风诗刊》及各种年度诗歌选本等。

致我的读者

我希望你们的目光能增添了我的姿色
我希望我的汉字能够使你们
得到上天的加佑。愿母语纯洁无瑕
我希望你们读完一行诗，就像
割掉了一垄麦子。然后
挺起腰吹一吹沁凉的风
我希望读到我诗的人会流泪，以泪水
灌溉黄河之水，以及人民的苦水
我希望我的诗能被一位老妇诵读
她会泪流满面地说
这个人那时多么的年轻多么的温厚啊
这些诗句就像他的眼睛，那样的迷人
又像狙击手拥有敏锐的视力

目录

第一辑 大野茫茫 20 首

—— 我们的活永远不会离开土地

第二辑 命中有草 24 首

—— 父亲曾说我命中有草

第三辑 异乡人 20 首

—— 这些人呐，都是些所谓的异乡人

第四辑 给我的孩子们 20 首

—— 你们就是我最满意的一首诗

第五辑 黑夜里的灯盏 28 首

—— 我骨头里的灯盏摇晃不定

第六辑 和你们在一起 16 首

—— 和你们在一起我感到别人无法带来的宁静

第七辑 在黄昏，我们点起灯 17 首

—— 我们点起灯，这个世界就狭小了

全书共收录 145 首诗作

A full moon in a dark, cloudy sky above a landscape with mountains and a path.

第一辑 大野茫茫

我们的活永远不会离开土地

进山

我已备下，一场
封山的大雪、壶酒，以及
炭火跳跃的炉子
要是你们进山，最好
不要把猎枪，带进来
狼已绝迹多年，好多年
已经不曾听过它们的嗥叫了
现在，只有可数的几只黑鸦
孤单地，在雪地点灯
要是，你们在雪野踉跄慢行
听到异响，不要惊悚
那是风的骨节在响
穿过矮树林，别忘了
捎回我砍下的枯柴
我准备，动用它们
煮一些秋天的蘑菇，给你们
做下酒菜
傍晚时分，你们靠近我的院子
有犬吠，不要惊慌
它眼角挂着冰凌，是为了
忘记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老友们，让我来

给你们掸掉肩上的落雪
多谢你们，冒着严寒
进山探望
我已备好了，点点热泪
和一座雪山的空寂

北方，北方

我已定居北方，与草原相邻
暖暖的阳光每天都在
我的阳台瑜伽
我看书，甚或陷入深深思索时
光线纤细的手指，偶尔
会懒懒地搭在我的肩背
或膝盖头上

我仿佛已提前衰老
满脑子凌乱的哀伤，与实际年龄
横竖不相均称；我的母亲说
这就是生活的修辞
一来，光阴，可朦胧
二则，岁月难嚼，可囫囵吞枣

闲暇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
窜到林间漫游。想一些
遥远而缥缈的繁杂琐事
因为没有更好的去处，让我
独自审叛自己的潮湿
更长久的时间，我更愿意
做一个傀儡似的人体模特
让树梢照着我的样子

画出人间的马灯

达里湖畔

众草以一切语言
教以水沉默。达里湖畔的
每一棵草，都有一颗辽阔的心脏
整个草原和戈壁滩的风
都在它的心脏颤栗，火焰
燃烧的那样颤栗
克什克腾旗小镇，曼陀罗山脚下
蒙古人把晒干的牛粪堆积起来
在冬天，他们会把它视为最近的太阳
在七月，最爱我的那个人
蹲下身对一朵花密语，不知道
花朵说了什么，只见
她咯咯地笑。那时，云在湖中燃烧
那天夜晚，我们住在廉价的小旅馆
不远处的蒙古包内外省人扯着嗓子高歌
把胸腔里囚笼了许久的知了释放了出来
那个睡在我旁边的人，她的鼾声
像野花冒充百灵鸟
在唱一小会儿绿色的歌
而我立于窗前，不知道目光里
该填充什么样的颜料
才配得上天上那月亮皎洁的水纹

大野茫茫

君不见，饿狼一样的风
奔扑过来，嗥叫不断
君不见，百里的草滩
芨芨草，苍茫一片
这茫茫的，垂下头颅的
芨芨草啊，在深秋
忍受着风的摧残
这些枯瘦的，卑贱的，不被
放在眼里的，成片
枯枝败叶的芨芨草
被撕咬、拦腰折断，头颅
被踩在脚下，而它们
只是沉默，仿佛沉默
就是最有力的反抗
不言不语
傍晚时分，风消匿了
芨芨滩回复平静
而地下却残肢累累
我时常一个人，走进
这茫茫的芨芨滩
我喜爱这颇具沧桑感的草木
曾经，萌生过一个可笑的想法

在这儿，动用枝条和黄泥
盖一所房子
我要这些芨芨草，做我
忠诚的邻居，跟它们
学习忍辱，学习沉默
领养一些飞鸟和小兽的孤儿
如果我死了，它们就会为我守灵
做我的孝子

苍鹰

深秋，众草枯败，我孤自一人

驱车颠簸于草原

只为一颗燥热的心

被拂过草尖的风，吹得寒凉

寥廓的天空，传来啸声

我闻声仰望，且一只手暂时

掩上了日光的门

是一只展翅的苍鹰

被我摄入了瞳孔，它黑色的影子

遮蔽了我往日凛然的目光

突然，我不由收紧了脊背

寒噤的冷风，灌满毛孔

像一只田鼠怔怔呆望

忘记了逃避

一会儿回过神来，自觉汗颜

我不是一直都梦想做一只苍鹰么

有那么高远的愿望，有那么多

不甘示弱的桀骜的心气

现在想来，我多么的虚伪

原来我是借鹰的形体为自己壮胆

不让任何一个需要我守护的人
识破我深藏的怯懦

大风在吹

已至深秋，饥饿的风在低吼
它们，见什么扑击什么
在荒野、空中，以及
草屑奔走的枯黄山坡。它们
相互搏杀、撕咬
桀骜并且冷酷至极
大风在吹，饥饿的大风在吹
树叶都吹落了，引来了那么多
附近村庄，布衣素颜的妇人
拾捡落叶。我
孤自走在归家的路上
却有一颗灰茫的心，没有
被大风吞噬
像一只落魄的丧家犬



遍地落叶

谁肯漫步秋天的丛林
享用另一世界静谧的圣餐。谁肯
像一位忧悒的诗人来此寻觅他的故居
一些颠沛流离的鸟来了
又匆匆离去，避开了险峻的寒风
一些穷人也来了
遍地金黄。他们
不紧不慢弯着腰身拾捡金黄的黄金
已经到了这个季节
只有他们知道
冬季了，那些金黄的
会发光会发热

草丛纪事

面红耳赤的太阳醉倒在西山之时
温良的晚风于草叶之上流离
捕食归来的螳螂，必须要路经那些
茂密的小草的根部，走着走着突然
掉入松软的陷阱内；麻雀的茅舍
像盛着四颗珍珠的土碗
劳累一日的蚂蚁终于可以与家人坐在一起就餐
明日说不定它们在落雨之前
又要搬迁，没有一个固定的地址
苦了送信的布谷鸟，不知积压在
背上多年来的信件交谁签收
小山村的夜间狗是最暴躁的
已经于草棚闭合双目的公鸡也难辨认猫和狗
哪个是警哪个是匪
宁静中穿越夜空而来的凉飕飕的月光
打湿一只在泥土的琴键上弹奏忧郁之曲的蝈蝈
行了，不要再吟唱了，蛤蟆是
稻田里最为多愁善感的诗人
害虫已远离禾苗，蚯蚓已潜入地下工作
农夫的锄头也已偎在院墙学习石头的沉默
飞离草丛的蚊子启程攻入温暖的灯火
凌晨时分，早起的人于草地牧马

被咬掉头颅的小草，我相信很快就会重生

我也相信，黎明烧红黑夜

草丛里所有的生命都在沸腾

春日里的黄昏

在黄昏，小镇的风已到怆然暮年
与仍没有拆迁的低矮的旧屋一样孤零而祥和
在春日，雪水消融
泥步在田野的人叩谢大地
我们拿什么来交换慈悲
我们怎样发芽才会怜悯我们生命的故乡
我攒足了多大的勇气
才能在深渊的岩壁上开出花朵
我的泪来自阳光的蜜
我身体里的风
吹啊，吹啊
但它安静如这傍晚品格温厚的豹

春天，很快就会来了

一天，大雁翅膀轻易撞碎了霜粒
有一种风锋利得让满坡的积雪消融
让娘的骨缝痒痒的
有一种暖热爱着飞扬跋扈的冷
让灰暗的心灵脆弱得经不起一声布谷的颤音
春天，很快就会来了
我的故乡也是鹌鹑吼破蛋壳的地方
我带着我的孩子们来到郊外
让她们朝故乡的方向喊出明亮的字
她们是最先出现在原野的花骨朵
她们的嗓音
击碎了故乡冰封的河面



村庄

儿子突然问我，我们
是哪里人？我想了许久
告诉他在一个簿簿户口簿上的村庄
我曾在那儿出生，在 85 年深秋的那一天
你的祖母也曾在那儿做过新娘
儿子停顿了片刻，又追问：
为什么村庄的人要在城里生活
我无言以答。孩子
你只要记住你的父亲曾在那儿
出生就可以了；你在哪儿出生无关紧要
你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那个村庄是你父亲的，也是
你先祖的出生地
那儿的骷髅头里灌满泥土
——那是可以活命的泥土

大雪

你等着，一场封山的大雪
跨过几千里的夜色
静悄悄地白了你所在的城，当你
在你的国度里安眠时。呼吸
一丝一丝匀称到了微妙，不会惊扰
每一片雪花的诞生

天明起床，掀开窗帘，你的嗓子
会飞出晨鸟的跳跃
那时，或许曙光已把茫茫的白皑
体贴地揽入怀中
那时，或许天穹阴沉低垂
你看到雪在落的样子。你被它们深深吸引
孤自坐在临窗的藤椅上
什么都不想，就盯着窗外的漫天大雪在落
你完全没有警觉，把自己
已经坐成了一座巍峨的大山
你心里所有枝头的雪，也已越积越厚

盼望已久的大雪
终于可以使你酩酊大醉一场般地冬眠
可以任凭你的城
深深陷入雪地的脚窝里

冬日的林地

初雪放空了大地

林地圣洁的地带，有群鸟守护

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就像这个沉寂得令人有些不安的冬季

曾经看似扛不过去的事件

在时间的推移下，如今日

降下的大雪

白茫茫的

我不愿意作为一个疲倦的父亲

走进雪域林地

我要像一个婴儿的灵魂

像群鸟一样，在这里

宽恕自己，放自己一马

冬日的田野

如果我还在东沟村
一定会坐在冬日的草坡上
眺望被积雪覆盖了的
田野和光秃秃的白杨树
我坐在那儿，看它们的时候
游荡于上空的白云
也在偷偷窥视我内心最隐秘的峡谷
如果此刻，我仍坐在
故乡冬日的田野上，远处
几个秋天堆起的干草垛
让我想起了季节的轮回
要比流逝的时光更苍凉。如果
这个多雪的冬天，我如愿以偿
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的田野
所有冻僵了的植被，会被
我心中的蛐蛐吵醒。一只野兔
停在一棵松树下，会惊奇地
打量我噙在眼窝的泪滴
啊，故乡的田野
多么安静的冬天。这些年
我漂泊得很远，我欠下它的悲怆
敢问谁来替我买单

黄沙

黄沙只有狂奔万里，大风
才能长出狮子的骨骼
我要穿过多少荒野才能被塞北的落日
吹成坝。摧枯拉朽的芨芨草
需要多少天上眼窝阴翳之水
才能被浇灌成狮子的鬃毛
此刻，飞沙走砾，细土骑着
旋风而来，辚辚车马之声
穿越我身体的客栈。石头们的脸如此干净
岂知风，吹了多少年

秋风

我们已经很少去乡下了
我们已经忘记，秋风，是什么时候来的
以及，我们忘记了
马拉的车辕、霜冷了的雁鸣

我们，已经很难聆听得懂大地的语言了
我们，已经忘记穿一件秋日褐色的上衣
献给村庄了

我们，已经忘记了打量自己，目睹自己
是怎样一天天在世俗中腐烂

亲爱的人，秋风它吻了我的脸
我们已经很少为大地心动了

秋日的麻雀

在秋日，任何事物都在忙碌
在众草枯败中，我看见了
大风轻轻弯下了腰
有很多乡下母亲也轻轻
弯下了腰
在村庄旁边的某一处草滩里
很多成片的浅水，也忙碌着
它们在日出和日落之时
比我们的日子，凉且清澄
我看到更忙的，是那些数量惊人的
麻雀，鸟中的卑贱者
乡村最活跃的近邻
我看见它们忙碌的身影，如
我孩提时代看见的父亲
它们飞来飞去，在活着的
真相上跳跃着生命的音符
它们忙碌着，忙碌着
把衔来的粮食和未来的希望
用翅膀遮掩着安放在别人房檐下的巢中
轻轻的，悄悄的
……再过一些时日
在这个塞北之地，相信

大雪就会如期而至
到那个时候，它们就会待在自己的家里
把眼睛合上，让寒冷的冬天
挂在屋外的枝头

我家乡，剩余的……

我家乡，剩余的人，已寥寥无几
他们整日无所事事，晒着
残旧的阳光蹲在墙根打盹儿
我每次回乡，递烟给他们
看见他们一个比一个苍老
仿佛预感到了他们的骨头
在光阴的明枪暗箭下，一根一根
在腐朽。年轻的一代
举家漂泊在外省的角落
小孩子们，会讲流利的英语单词
却不曾学会家乡的方言

我家乡，剩余的耕地
全都承包给了外省人
剩余那些寥寥无几的人
老了，再也不复翻土种粮的力气
每年深秋，一场大雪赶来之前
我碰见他们当中有人在树林
捡枯树枝，为了捱过数九寒冬
像一只只颤颤巍巍的蚂蚁
背一捆干柴挪走

我家乡，剩余的住房

所有的门窗被木板牢牢钉死
阳光的翅膀被折断，院子里
疯长得是野草和漫长的孤寂
偌大的村落，犬吠起伏回荡
唯一令人温暖的，是早晨，或者傍晚
那寥寥无几的炊烟，代表着
家乡的村庄，还有人活着

月亮下的草原

如果月亮不是这春风中最凉的花瓣

那么，让我

在草叶的音符上把苍茫喊圆

我在大漠孤烟的嗓音里，迟到了多少年

……而在苍鹰的天涯里

白羊白得茫茫无边

作为一个慵懒的迟到者

至今我才被风的故乡轻轻打动

风中

野外。一棵从不间断思索的桦树
风吹响它顶端的木桶
木桶晃荡，撞击着
生离死别的苦
春天最丰盛的一场落雪
昨日诞生，今日在明朗的
日光下，命根已绝
风拂过我的面颊及我目极到的一切事物
它使我感受到了：时间在风的
脚步游走中，裸现了一匹豹子的疲竭
以及濒临死亡时挣扎的神识
我爱在林中独自漫步
我爱在漫步中聆听树木顶端的
木桶，晃荡着明净的鸟鸣
它们能够使我打开肉体的牢门
像鸟一样，把翅膀扇动

第二辑 命中有草

父亲曾说我命中有草



童年

我放牛，割草
摇着辘轳，脚下
水井旁冰坨光滑
个子矮小，扁担两头的绳索
缠了两圈，走一步
水桶撞击一下小腿
冒着白毛风雪，回家
给中年病体的妈
讲述谁家的土屋被积雪
已掩埋得剩下了冒黑烟的烟囱
那年我十岁
但灵魂提前熟透
已经知道了
死是永远没有回程的远行
明白了
贫穷是一家人唯一的
简陋的火苗
令我最觉惬意的
是一边放牛，一边啃着小人书
或者背着一捆盛夏的青草下山
抬头望云，猜想
它的上面住着什么样的人

地面下雨涨满池塘
不知他肩挑了多久的水

1997

——给杨键

你在不知遭了什么罪的时候
我在沉溺于一个瘦小童年的无知欢乐中
你在悲苦地思索
我在雪夜躺在妈妈被窝
我们一起说一些热气腾腾的悄悄话
我们把声音压得很低很细
你满眼白花花的芦苇凝望着月亮
纤细的月光携带砭骨的箭镞
一根针一样穿过我们的悄悄话
折断在泥土的地面
1997 年，你有悲苦的中年
也有挣脱自己的漫漫长夜
那年，我坡头上牧牛
蒿草掩盖了我的身影但没有扑灭我的星星
今夜，是 2019 年的长夜
我亦无眠
我亦想说出
我们不知造了什么罪
“那种不得安宁，没有归宿的
痛苦声音”，仍在持续着……



八月

八月。途经丛林目睹了
很多农人在打草
他们机械忙碌的身影
吸引我驻足打量许久：我想到了
我从前久远的时光
我和父亲，我们
在原野挥镰打草。夜晚
牛拉的辕车移回村庄
那时我躺在移动的草垛上
睁着眼做高远的梦
星星在头顶闪耀，像磨刀石
把秋风磨得越来越锐利。数天后
所有的青草变为干草，我们
叉起来堆在墙角
父亲曾说我有命中有草
他没有给我找来书读，却老早
谋划把一把镰刀递给我
我至今都没有忘却打草的要领
而过去那些劳苦的时日我却愉悦
从未感受到伤怀
镰刀挂在仓库的墙壁时，通常
雪就覆盖了原野

打草记

在路边偶尔看到有人在打草

倍感亲切而又遥远

想想曾经父亲恰似现在年龄的我

在夜晚赶着一辆马拉的辕车

车上驮着青草和我，以及水洗了一样的月光

如今，马拉的辕车不见了

青草和父亲都已色衰面老

我们都在异乡的小镇上活着

他捡废品度日

我不喝酒却活得烂醉

曾经的时光曾经的过往就这样悄悄流逝了

曾经的人和事物也就是这样渐渐凉了

我的悲伤却已苍白

妈妈

我的孤独如此独特

你苍白的短发

如艾司唑仑

维系我的苟活

1985年初冬的傍晚

我在你的殷切愿望和挣扎中

诞生在乡村幽暗低矮的黄泥小屋中

你啊，紧紧把我偎在温热的怀里

我想那刻

你是把我当蹣剥作响的火炉

为你驱散冷屋的寒气

妈妈

等我懂得疼你了

你怎给我的

是一个年事渐高且病恹恹的老妇人

而你的小伙子

如今抑郁，草木的身子

结了神经紊乱的冷霜

垮掉了一半的骨头

不能给你扛来渴望的幸福

妈妈

我在痛苦折磨自己的时候
你看不到
我的悲伤已苍白
你也听不到深夜我掴响脸颊的时候
也掴响了命运
这些我绝不会让你知道
我生不如死地爱着你

外婆

我的外婆，这个老妇人
她爱哭
哭过许多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她为什么要哭

在她临终时
眼里流出了泪水

可是嘴上却露出了
少女的微笑

梦中的父亲

那是凌晨三点，醒来
我裸身坐在漆黑的客厅，独自抽烟
惊魂未定的浊泪，仍悬挂于眼角
怔怔地回想，梦中受难的父亲
不知何故，他被众人围困
父亲跪在那儿，把头，勾至最低
其间有人抡起斧头，砍下去
鲜血四溅，但头仍未落地
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我
不忍地跪下，央求
那人来个痛快的
不要让我父亲的头颅
在揪心的剧痛中，筋骨
似断未断。哭喊醒来，亦分明
听清喊“爹……”的余音
愈回想，愈痛愤自己，我原来
就是一个胆小怯懦之人
父亲遭遇血光之劫，身为人子
为何不去厮杀，当斧头落下之时
为何我没有伸颈，用头颅
去顶替他



父亲

老爸总是在梦中和我吵架
虽然以前我总在诗中把他写得很慈祥
写他在工地的辛劳
描述他在工头指责中
结结巴巴说不上一句话
但实事中，我总梦到和他吵架
碰到熟悉的人我不愿与他们谈及我的老爸
他们总称呼他“那个酒鬼”
是的，他是一个酒鬼
但对我的爱他一点都不糊涂
就因为这个“酒鬼”的称号
他病了，我们都责怪，是酒惹得祸
也就因为这个称号，他拒绝治疗
就么扛着。有一天
夜晚九点钟，我在大街上
遇见他骑着脚蹬三轮车捡废品
头上套了一盏充电灯
而我的眼睛没有潮湿，不被打动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活着的
又有一天他来找我
老爸的三轮车上放着一个陶罐
他说这件东西拿来盐菜极好

乡下这东西很多，在城里很稀缺
我瞅了一眼，月亮
此刻正给黑色的陶罐上了釉
我的心里有一丝暖意，鼻子酸酸的
可我不明白，在梦里
我为什么总是和他吵架
有时候，我们都流出了泪

我在屋顶忙碌我的活计

这一次，轮到我爬上了屋顶
把新瓦片插入原来旧瓦片的位置
那些昨夜被暴风掀翻的碎瓦片
被我丢在了地面
并发出了一种当啷的撕裂之音
这座房子，是父亲建造的
我在这里出生，我儿子也在这里出生
后来，它一直空着
等着我的老和追忆罅隙间
透露的一点伤感
他在地面，用铁锹把水泥和沙子
缓慢地混掺在一起
然后被我用拴着绳子的小铁桶
提上屋顶
我蹲在屋顶忙碌我的活计
他蹲在下面抽旱烟，但目光
并没有离开我
像在满意地打量一件
他刚刚完成的雕塑品

我的祖父去了哪里

只有死亡才能超越死亡

所以我的祖父

死了

他死了就会在别的地方出生

他死了就会活在我们的心中

他死了

驼背的身子弯了一生

就会轻轻舒展开

躺在红漆的棺木里

像睡在豆荚里那样静谧

我的祖父去了哪里

所有的村镇我看不到他的身影

他死了

他几次和梦一起路过我这里

他在那年深秋扔下镰刀

又在县医院住上了一阵子

回了一趟家就又走了

我在寂寥的时候总想起他

可是我的祖父他死了

在很多的夜晚他再不会抽着旱烟

动用细小的眼神为我取暖

在多年前的今天
他死了
只有死亡才能逃出死亡
他接下来的活
不被我们所见

我的祖父去了哪里
他的大儿子，我的父亲
却执拗地说
我的祖父还活着
在很远的地方
还活着

春天，我们回乡

我们从老屋把麦种扛出来
在阳光下
让它们晒一晒春日懒散的太阳
等那些种子
被晒得打瞌睡了
我和父亲，我们轮流
用筛子筛下那些草籽
以免它们肆无忌惮地霸占了我们的农田
我们每年这个时候
都要回到乡下晒春天要种下的种子
父亲六十五了，他从来
都没有让那些荒草挤满了我们的农田
这么多年，我们在城镇谋生活
也没有一年让我们的耕地荒芜过
我们的活永远不会离开土地
父亲从我很小的时候带领我干农活
如今已经二十八年了

瓷罐

那么小小的一个瓷罐，送给谁
都会被当作无用之物抛弃
我却对它不离不弃
母亲从旧货摊把它买回来，送给了我
让它伴随着我
母亲知道我时常无端头痛
用它在额头上拔火罐，很适宜
于是去异乡之地，我不忘
在随身的包里，带着它
有时一个人在雨夜
倍感风声飒飒之时
我会拿出火罐，拔在额头
在陌生的旅舍，不知不觉睡去
而体内多日劳尘的凄风
也会被小小的瓷罐
慢慢吞噬
次日睡醒，也会顿觉神清气爽
身体变得轻盈，额头
颠沛异乡时，仿佛
也多了一个深色的唇印

大地啊，秋风在吹送

在这个怀旧的傍晚，我已经
知道了秋风的深远
我也知道了父亲早已潜伏在熟透了的麦田
那只憋闷已久的蟋蟀
也正在秋风中变凉

秋风啊
只要你轻轻一吹，芦苇就会摇摆着
低垂下去
当年的那个顽皮的我
就会被母亲远远望见
就会在这个无垠的大地，母亲
像捡了一枚落叶
把我拎回家

在这个怀旧的傍晚
大地啊，秋风在吹送
所有的事物都凉了下來
惟独割麦的父亲全身浸透了汗液

这么多年了
秋风在大地上吹送了一载又一载
把父亲的关节吹得吱吱响了
也把我吹到了外乡

吹到了母亲没法找到的地方



回到母亲家里

手腕上测了体温
走出小区
一个人穿过两条小城街道
又测了四次体温
终于拐进了母亲的庭院
我摘下口罩面对着她坐下
我不想让一层薄薄的口罩
把我们母子隔离
已经很久没陪母亲了
坐在小院的屋檐下抽烟
她递来一杯我喜欢的普洱茶
坐那儿看着我，看着
她面容渐老的儿子，她就那么
一动不动地坐着，沉默寡言
庚子年二月初一的光
就这么热气腾腾地在我们周边流淌
但我分明在母亲的脸上
瞥见了漾着世上最巨大的满足
这是多么静谧的时刻啊
阳光的花粉在这个小院
在一个母亲和她满面沧桑的儿子周边
悄悄酿着一种蜜

母亲的疾病

天阴着，仍没有下雨
我的心情也还是去年冬天炉灰的颜色
母亲病着
她凹陷、惨白的面孔扭曲着我的忧悒
我呆滞的目光经常枕着白昼走神的凝思
父亲卖掉捡来的废品又在睡梦中
把地垄上的野草割掉。镰刀
让他又壮年了一次
而母亲省吃俭用为了医病
在我焦虑的梦中她看到自己快要死去
祈祷，是我为自己开得药
至高无上的神时至今晚仍像可怜狗
走在雪地上

那一年

那一年，娘把我生在了深秋
落日余晖映照的土炕上
娘渴望我被最后的阳光清洗
一生被光辉照耀
从此，娘用一生守住这个矮小的村庄
她耗费了太多的慈爱
把我养大，养成一个苍老的儿子
那一年，小麦欠收
娘手中攥不住养命的麦粒
被秋风吹凉的手，攥不住
养命的麦粒
她的腹中空空，田地空望
那一年，严冬寒冷
娘用爹的羊皮袄把我裹严
北风咆哮，塞北
大雪封山，娘抱着我
就像守着供她取暖的小火炉

她的母亲

一给岳母

她总在夜里起来
不急不忙地缝补，缝补，缝补
每天都有数不清
做不完的家务活
下雪的时候天气冷
她做果子酱和酸白菜
在凉水河镇的河水里淘洗衣服
似乎她还没出生
就有很多的活计等着她去完成
似乎她一出生就懂得了生活
似乎没有细数她白了的发丝
就不会知道她至今活了多久
她看电视时中途总闭着眼看
她蹬缝纫机的动作很灵敏
做了一个晚上的鞋垫就够我们穿好多年
有一次，我妻子在她面前哭了
她有趣地说，在这个世界上
谁不笑不哭！然后
双手又开始了她的活计
灯光下她又陷入了金色的沉默



我想，再写写母亲

我想，再写写母亲

……没有一个人会把我宽恕

除她以外。或许

在他人眼中她并不漂亮！除她以外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漂亮的。

我想

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刻

再写写母亲。窗外的天色已经漆黑。

我不知道动用哪些细节、手势

把她刻画得真实不虚。其实

我已经没有更好的表述言辞了

此时

确信她已在这个小镇凉洁的夜晚

熟睡了。除她以外

没有人会宽恕我

小米粥

叔伯们和他们的大哥，我的父亲

天不亮就提着镰刀走了

祖父的背，驼得比那根嘎鸣作响的扁担

更接近尘土飞扬的地面

天不亮他就沿着一条逼仄的陡峭小路

下山谷了。当当的桶响

吵醒了村子里的犬吠

山谷下有一口浅井，他一瓢一瓢

往桶里舀水。俯身跪在那里

也舀进了星星和叔伯们年轻力盛的镰刀

我们的祖母把孩子们都喊醒

掀开偌大的锅盖

……金灿灿的、鼓囊囊的太阳出来了

在梦里割着荒草

我把白昼割掉的草
又在夜晚重新割了一遍
一把钥匙掉在
梦里。我忘记现实中的哪扇门
需要它开启
云的碎片，在夜间疯狂尖叫
父亲戴着草帽和灰尘
坐在那儿磨镰刀
我没有俯身四处寻找我的钥匙
我顺从了镰刀的意图只顾着割草
但从未想过为什么要割掉
那么多的荒草。父亲走了
镰刀和磨刀石也倏忽不见了
似有脚步声，像最远处
低沉的门铃响起



暮晚将至

天色将晚时，空气中
散发出浓重的稻草味儿
能感知到急切回家的都已经回到了家
安静下来了
大地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拖拉机载着玉米杆朝乡村
沙沙地闯去
驶进城郊，很多人都在扭臀健身
被时尚的音乐用一条条线摆布着肢体
他们热闹起来了
人们像火把燃烧着刚刚凉下的街道
红灯亮了，我停在车群中等待
老妈守着餐桌上的饭菜等待
我已经一周没去过她那里了
在路上，我拨通她的手机
说想去她那儿吃晚饭
她嗯了一声就结束了通话
此刻，晚风和飞溅的时光追尾了
街边的路灯
像一个个伐木工人全部站了起来

夜宿老屋

月光，轰然倒塌

庭院内蒿草长势甚好

晚风吹拂着乡愁的废墟

我曾在此处结婚生子、翻土种粮

以及谋划着逃跑的路线

如今，满院荒草萋萋，凄凉的大雾霏霏

今夜我只身夜宿老屋

整夜近乎无眠。往事

在秋季的草叶中跳跃

给姐妹

我们同出一枝
我们没有忘却守护我们的神是我们的
唯一的、共同的母亲
我们在梦靥里绽放翅膀
在衰老和遗忘中结出果实

一切仿佛都很遥远，遥远的
连梦里都不会再现
我们年轻的母亲，那时在
我们贫瘠的故园是珍藏我们各自秘密的花园

我的姐，我的妹
请记住山后有我终极的故园
我以果实的姿态挂在枯枝
瞭望你们的美好、你们的怨恨
以及你们的相亲相爱

我们都会枯朽的
我们都会听到彼此坠地之音的
我们都会被大雪披盖的。仍有春风拂来
但那已不会吵醒我们的爱

梦见落叶

我这里已经开始下雪。所有的一切
都被炖在了不锈钢的锅里
花喜鹊的啼叫声，像一把
尖锐的匕首，向天空
善变的老脸进行宣战

一枚树叶落下来要历经多少苦难
才能归于安谧的死亡
我梦见了多少次落叶纷纷
就梦见多少次被安葬在村里的荒芜之地

离家之前，也就是暮秋的一个傍晚
我们携手走进了村里唯一挨夕阳最近的树林
踩着许多落叶，感慨
村庄逐渐衰老的晚景

我不曾述说。我惊讶
女儿亲在我脸上的小嘴
时隔多年的今日它拒绝触碰我
我悲伤地怀念它相似于落叶
掉落时的轻盈



第三辑 异乡人

我们都是些所谓的异乡人



异乡人

这个像一只壁虎一样
爬在脚手架上的男人
把螺丝拧得巴巴响的男人
一身臭汗让楼层不断升高的男人
城里人说，是异乡人
这个黝黑的，简直像一个被扔出来的
垃圾袋的男人
我叫他父亲，工地工头喊他老结巴
楼道走出的女人喊收破烂的男人
城里人说，是异乡人
这个昼夜穿行在城市的肠胃
开出租车的人，一口标准普通话
而总在骂骂咧咧的人
城里人说，是异乡人
这个裸身淌汗，拉板车的沉默者
像一头乡下的耕牛，在这里
干最累的活儿，吃最劣质的草的牛
城里人说，是异乡人
这个被老板扇了一耳光
而哧哧憨笑，穿着有点老土的人
城里人说，是异乡人
……这些人呐

都是些所谓的异乡人

又是留守老家的

老乡们眼里的城里人



矿工

多年前我和他们一样
只有潜入地底下，在那么
黑暗幽森的地方
才能赚取这么高速的生活
和生活中的光线
多年前我和他们睡在同一间宿舍
门前的尿臊味，破烂肮脏的被褥
残缺的桌凳，不带荤腥的饭菜
还有用土话骂骂咧咧的呓语
这可是些平日沉默的大多数人啊
一个个沉默得像锈迹斑斑的煤斗子
用鲜血和汗水，把岁月的黑色骨头
从地底下打捞给人类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么多曾经
埋过人的非法小煤窑
终于也被国家查封了
我庆幸……庆幸没有死在那里
否则到现在，魂魄仍然苦苦无所归依
想到那半瓶劣质白酒
我的心，就会忍不住滴血
酒瓶还摆在床头，只是

那个和我共饮的人
再没机会活着回来

呼尔查干淖尔湖

过去许多年，我住在
呼尔查干淖尔湖附近的小镇
在那儿，我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
自谋出路。其间有很多路边旅馆
是我们一伙民工建造的
而呼尔查干淖尔湖是戈壁滩
背在背上的镜子，它在
对湛蓝天空中飘忽不定的白云
进行热情持久地恋爱冒险
黄昏，我们裸体潜入湖水撒网
夕阳的余晖让我们的肤色闪耀着金子的色泽
我们在那刻都忘记了粗糙的手和砖头
夜晚收网的时刻，让人情绪高涨
我们捕获了鲫鱼和星斗
鲫鱼被烤在篝火上，星斗又在湖边
被放生了。一个蒙族的汉子
十几个啤酒瓶撂倒，突然坐起
裸体在夜色的火光中忽闪
用蒙语歌唱故乡和神灵
湖畔戈壁滩在夜风中苍茫地应和着
像一位满脸凿刻了风迹的老父亲

忽然忆起我的一个民工兄弟

那时街衢的风头很硬。我们两个
骑摩托车沿外环路狂飙
两个民工，我三十刚出头，你五十有余
风把我们蓬乱的头发，竖立了起来
似乎要把小城所有的钢筋都绑扎
你的龅牙咬着烟蒂，满嘴冒浓烟
说，兄弟快点，再快点
被风扇耳光的感觉真好
我侧脸，用脏污的言辞诅咒了你
你笑得比原野上空的阳光
还热气腾腾。就在那年深冬
你被白色卡车运回了乡下老家
之前，我拎着一一条冻僵的鲶鱼
探望过你。你正在冬季的出租屋
赤裸上身，靠近火炉，炙烤疼痛处
谁都不肯泄露，你肺癌晚期的真实
死神的绳索，老早套在了你的脖子
你对我说的话，颠三倒四
我愿相信这是喉咙深处
黑洞传出的真理
埋你那天，天空的雪花
像苍白的幡纸撒落。被葬身于白杨林兮

你的祖父在那儿；但我相信
神也居住在那儿，他的零售店
并没有多余的时光
兜卖



一个开着卡车的女人

车灯刚刚打开，她开着卡车
独自穿行于乡间的小径，两旁
长满了树木。车过，
静默的树林突然狂吠
她镇定如即将消逝的暮色
她形貌瘦削如搁放在驾驶室座椅上的婆婆纳
在昏暗的余晖下像喇叭花哼着歌
她终日的路线，是从小镇
到乡下的各个村落，再由村落返回暮晚的小镇
她的卡车不仅兜售着蔬菜和水果
还有乏力的微笑，以及不知从哪儿
挤出来的甜言蜜语，就像牛奶。
与牛奶一样白的是她的几绺白发
它们飘拂时，被我看到，我想起了我的母亲。
我见到她时总喊她姐。那天
她哭了。她说，是风吹的
我们谁都知道，她的哭与风无关
我们谁都知道，她是
唯一一个开着卡车下乡讨生活的女人
我们谁都知道，她女儿的学费高过她的头顶
我们也谁都知道她的男人在病痛中
生不如死地活着。我们

有时怜悯她，我们更多时候
为了抢生意而忘记了她是一个女人

小霞

小霞，十多年没见你了
想不到中国多少个省份
被你踩上足印
却不曾见你回一次家乡
不瞒你说，我也离开家乡很久
到过一些从前不熟知的城镇
那里的工厂有很多个我们
正在挥汗如雨地挥霍青春
我曾无礼地抓过一个女孩儿的手
因为她长得太像你了，那天
我在小酒馆喝得有点多
把酒馆一个漂亮的女服务员错认成了你
小霞，十多年没见你了
你活着，还是早已离开了人世
活着，豢养了多少个男人充当宠物
死了，被葬在了高山，还是
亲人的心里
小霞，也许最近我见过你
只是，你被浓重的胭脂粉饰得
不让我认出
你在不厌其烦地向我招手
向每一个路过你的男人招手

不论这个男人是上帝，是穷人和富人
你都在殷勤招手
你尽力在伪装自己乡下人的身份
担心这个社会不买账
小霞，十多年没见你了
你在哪里
我在很多的地方，遇见了
诸多打工妹的背影，很像你
不知道，哪一个会是你



村口

1

今天是一个幸福的日子
我搂着妈妈睡觉，可香甜了
虽然没有睡着
但闭着眼装扮睡着的样子
可香甜了
我在细细地闻着她的体香

我搂着妈妈睡觉，今天
是一个幸福的日子
虽然我身边只有一张妈妈的照片
她不会伸出手臂搂我

2

妈妈每年都会回来一次
我把两只手臂抬过头顶
弯成一个“心”字给她看

每一次凌晨我还在熟睡
她悄悄在村口上了一辆脏兮兮的大巴

3

我也想去很远的地方

那里有妈妈说的“工地”
可我总怀疑那里她还有一个孩子
她对那孩子的爱，比我多

4

我总是喜欢坐在村口
看到一些人背着行李卷走了
也看到一些人背着行李卷回来了
一次次他们把我的心带走了
又一次次捎了回来

一个少女，二十二年人生轨迹

二十二岁，终日哭笑无常，蓬头垢面
二十岁，产下一男婴，不知其父是谁，卖婴三万
十八岁，一边卖淫，一边吸毒，父死未回乡奔丧
十六岁，白日蒙头嗜睡，夜间妆扮妩媚，描出的眉眼，像狐
十四岁，逃课，与社会混混厮混，乳房上遗留烟头的烫痕，至今还活着
十二岁，第一次涂口红，第一次醉酒，并彻夜未归
十岁，天真的羊角辫，永久地存放在一片葵花地的旧照片里
身后有她年轻的母亲搂着，像两朵阳光下绽放的蔷薇
八岁，举家迁徙县城，托人把她安置在了一所小学校
学校的红旗每天迎风飘扬，她唱着国歌，感受着一座陌生城市的空气
六岁，在乡村穿着连衣裙，在围观的人群中翩翩起舞，受到众人赞扬
四岁，其父从山西煤窑归家，为她买回了布娃娃和饮料
二岁，其母背着她上山下坡，不是放羊，就是锄禾
一岁，她被从贵州买回来的时候，全家喜气洋洋
两个哑巴，嘴里突然塞了蜜糖，仿佛冬夜的炉火
不仅能取暖，还能奇迹般地照亮屋厅
她是我远房亲戚从遥远之远方买回来抱养的女儿
她母亲曾叮嘱我，长大后不要向她透露她的出生地
而我在这二十年的光阴，目睹了她的成长史
和至今变为不人不鬼的过程，我心悲切
我无权干涉一朵花枯萎的行迹，但对其自食其果
致使如今神情恍惚，疯癫度日，其悲惨的命运

我只能想来，心底深处，发出一阵阵地哀叹
与其擦肩而过，而她已不识我，形同陌路之人
而我，匆匆而过，不敢正视她的目光
想来，我平日所说的怜悯情怀，多么的虚伪和苍白
但我，对其真的爱莫能助，想不出一个更好办法
让时光倒流，让她在人间重新活一次
选择一条成为天使的路

祖国的地名

祖国的地名：杭州，桂林，福建，温州

这些我曾想抵达的地方

突然被四个按摩女做了工号

杭州的手力足，桂林的乳房高耸林立

福建的双眸游荡着雾霭，温州的温州话

充满了南方的潮湿，雨季的冷漠

杭州疏离故乡，乡音里

飘散着黑龙江的雪花

桂林的山水甲天下，她胸前

耸立的两座高峰，饱含了

令人垂涎的奶水

福建远在南方，而她是

南方运来的一粒粮食

偶遇老乡，她们的方言

在彼此的内心砸出窟窿

温州沉默寡言，她瘦弱的双肩

只留下烟头烫过的坑，掩埋了

迷惘的青春

杭州抢了桂林的客人

福建霸占了温州回家的梦

祖国的地名，为四个女人隐瞒了

还没有散尽奶腥味的乳名

马铃薯耕地的婴儿

他犹如一件她刚剥下的
厚外套，安静地睡在
颇为潮湿而刚犁过不久的耕地上

是的，秋日正午的太阳
迫使她把一件沾着黑泥的旧外套脱下
她背着他，弯腰急匆匆地
往编织袋里捡拾马铃薯

早在1小时前，他哭闹不止
一位好心的老婆婆搂过他
揣在胸前掂了一会儿

他熟睡后，立刻被她裹在
那件厚外套里
像一颗硕大的马铃薯晒着秋阳

满载马铃薯的重型卡车
把他当作一件丢遗的旧衣服
缓慢碾轧过去的时候
他细小的骨骼
不曾发出任何一种响声

马铃薯兄弟

瞧着多么眼熟，瞧着
多么亲切，一个个
灰头土脸，见到你们
在城市的街道往出兜售
我不禁走至跟前，摸摸
你们的头，摸摸你们的脸颊
多么亲切，我乡下来的兄弟
我乡下的好邻居，周边
都是繁华的景象，塑料
制成的鲜花和冷漠的面孔
已成为时尚。此刻
阴云密布，酒楼出来的人
钻入一辆蓝色别克威朗
打着饱嗝扬长而去
雨，眼看就要来了
我的马铃薯兄弟，兜售
你们的农民大叔，叫卖声更大了
破旧草帽下，一张树皮一样粗糙的脸
眉头紧锁，和你们一样的脏土
我挑捡了几个
似曾相识的兄弟回家
跟他们说说，我这些年

在城市如此高速的生活
却难以忘记乡下，缓慢的时光
哺育过我的梦想
那梦想，曾经多么的
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春天，一个人在哭泣

沙尘，呼啦啦刮过，春风啊
如此蛮横，要带走什么
墙脚下，白发老头
为何要如此悲戚地哭泣
像一个幼小的孩子
悲伤如此赤裸，树皮一样的手
抹不去你心中巨大的隐痛
安慰者皆在你身边，叹息
或者替你落泪，双目
悄悄红了
这个老态龙钟的悲伤者
他在无声地落泪，他把手机
紧紧握在手里，一颗焚烧的心
迫切地等着北京手术室，打来
一个报平安的电话
沙尘一阵紧赶一阵，春风啊
呼啦啦刮过
那个伤心的白发老头
低声自言：如果
她没了，我还能活着么

愧疚

曾经的香水姑娘，仿佛在
一夜之间就被命运之神抹了黑点
涂改成了围绕垃圾桶，乱飞的苍蝇
有亲戚在我耳边，悄声低语
——疯了，像人一样走着

狗一样活着。整天叫嚷着
杀掉狗日的上帝
我沉默。因为我愧疚极了
往日诗文中怀揣的怜悯与悲苦
在现实的真相下，消失殆尽
她是我一个远房亲戚的女儿
父死，母嫁，大款窝藏的香水姑娘
像穿旧的衣裳，被换掉了
纸醉金迷的时光，如同销毁的假钞
几次迎头撞见，我闪了一边
比陌路人更像陌路人
她怀抱着一团广告纸，肮脏的衣服上
套着肮脏的命运
眼睛死死钉在面馆的招牌上
她侧身走过那当儿，我像一个
牢狱里逃跑的犯人，遇到了
逮捕良知的衙役

落慌而逃。因此
我愧疚极了
……他的亡父，生前
是大我二十余岁的民工兄弟

杀猴记

猴肉，是最好的进补食物
请大家快来买，现杀！
新鲜！杀猴者如是扯着嗓着吆喝
继而，滚沸的烫水泼于猴身
笼内的猴子，哀叫，拔自己的毛
毛拔光了，命悬一奄
来不及惨叫的时候
屠夫把一叶利刃插入咽喉
鲜血，犹朝阳直喷
一刹那，肉身被一块一块切割
那些旁观者，虽现露了
不忍目睹此等惨死的表情
但还是一哄而上，都企图
能购买一块好肉
另一铁笼的猴子，其时
双手抱头，吱吱哀叫
向热闹的人群龇牙

一个人在小镇广场倒下了

在贡宝拉格街广场
在一个晴朗的暮春傍晚
一个人倒下了
引来了周围的商贩、散步者
急救车像一只疯狗
嚎叫着跑来

当一个刚刚还活着的人
还小跑健身的人
被一块布遮住了
她流连浮世的双眼
这足以说明：这个世界
原本就不属于任何一个人

他们都跑去了小酒馆，吃烤羊肉串
小商贩们又谈论起了生活的粗糙
旋转木马上的孩子们
用旋转不定的目光，在一张张
陌生的面孔中，搜索她们年轻的母亲
在愉快的跳跃的旋律中
跳广场舞的杂乱的脚步
敲响大理石

天空已闪耀起星光

薄暮最后的余晖，像疲劳的
雇工，坐在屋顶上歇脚
刚刚突然倒地的那个人
已成为死者
而死者已经没有权力
向这个世界讨价还价
与此同时，我突然意识到
远离的不仅是活生生的生命
还有人性的光芒

从天际吹过来的晚风
拂去贡宝拉格街的灰尘和人们的嘈杂声
也吹开了姑娘们的衣裙

掘墓人

第一镐头下去，坡头上的石头开花
就像活着的死亡擂响皮鼓
第一锹铲下去，砂砾层包裹的黑土
重见天日。他们一边说笑，一边干活
碰到天空落雪，他们会轮番
把酒瓶扬起，一瓶烈酒绕一圈过来
就空空如也。悲伤与他们无关
他们只是为死者造屋的工匠
他们轮番地挖掘，轮到谁
都会拼尽全力，直至气喘吁吁了
直至脑门的热汗在脖子上淌成泥水了
当这样的泥水凉了，凉成
一个祷词拖长了的犹豫，一把铁锹
才会递给另一个人。他们
这样轮流挖掘了一圈，一个崭新的
墓坑便完讫了。他们又开始说笑着下山
扛着工具向另一处山坡走去
他们其中的一位我认识，是我乡下的邻居
今秋死于肺癌晚期，他的几个老伙计
带领一个刚刚替代他掘墓的人
为他挖好墓坑。他们坐在坑里
谁都一声不吭，相互凝视着彼此，轮番

递送着一个酒瓶，感叹着
这次，他们谁都拒收薪水
这次，他们在墓坑里留下了
一瓶尚未起盖的烈酒

偶遇

一个，没有鞋子的词语
把午后的乡村公路，走成了
病句；一个拴着时光的标点
把身子弯成了问号，头颅
像秤砣把缓慢的时光压得更低。
盲眼，看不见树叶正悄悄变黄
它却能把回家的路照亮
他，我偶遇的陌生人
此时的秋风还没有吹落树叶
他赤裸的脚却冻得红肿，趾缝间的
黑泥像他一样寂然无声
我闪过了他，忽而停驻片刻
又把车子倒至他身边
伸手给他食物和水，他摇了摇头
陌生的老者啊，可我
只有一双鞋子

严冬

严冬。读《卖炭翁》
读一次，心里会降下一场白雪
我亦每日挤进县城的街角
摆地摊。绒线的棉帽
狗皮大袄，严严实实
把我的皮肉与朔风间隔
我不想成为一个饥饿的诗人
中国古人已有先例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们，食不裹腹
我不想让我的爱情和婚姻，挨饿
当我走出家门的时候，有一个女人
把一双眼神凝聚成炉火
我确信，我在严寒中搓手跺脚
是值得的。那位卖炭的先人
我现已有车有房，但不是倚仗
行贿，钻营权贵，你我都草芥一样的命
你我都是风雪中锤打出的一杆好鞭子
生活打捞出冷飕飕的银子
你用过，我也在用
对于人世的爱恨离，求不得
我已领教了数年，至今
仍心有余悸。而

要想做到收敛杂念，又何其艰难
可惜我又是一个不擅饮酒的人
数九寒天，我曾幻想一个人
站在街头独饮，是一个
酒气浓烈的汉子。可是
无眠之夜，读着《卖炭翁》
读着读着，我会流出泪来
只是，我不愿让我的亲人们
目睹了，我对饥饿的不寒而栗

在中国的大地上漂泊

在中国的大地上漂泊
见了燕子衔着春天的邮箱
要探听有没有中秋的月光被打包邮来
见了路边的蚂蚁必须给它们让路
并转身回望它们的谦卑
见了庄稼地里正在歇息的刺猬
小声问它手头的孤独有没有剩余
这年六月河岸上的一朵小花
我只想对它说
我爱上了这样的漂泊，虽然
我很多次想哭
但我这是在中国的大地上行走
贴近我祖国的体温
深夜我不会惶恐
穿行在我祖国的疆域
又见了顶着白雪的松针
我不得不赞美它针尖上的铮铮铁骨
又见了刚刚收到一封来信的蜜蜂
它还是老样子，看到家信总要嗡嗡地
哭个没完没了
在中国的大地上漂泊，我多想能成为
前方多岔的河流，那该多好

人生苦短，这样就会有许多个我
同时起程，在未来的某一天
我以一滴水的心脏跳动在青绿的草叶上

祖国，我可不可以这样爱你

祖国，我是你卑小的故乡
不论你有多辽阔，始终行走不出我的心尖
我可不可以这样爱你。是的
我这样爱你，我一颗心的领域多么狭窄
而对你的爱，却在你的辽阔之上
祖国，我可不可以这样爱你
在键盘上我用尽了半生粗砺的时光
把你骨缝里的汉字敲疼了。我不知道
这样，算不算爱你
祖国，我可不可以这样爱你
我经常看见一些穷人的眼泪
可我，执拗地认为
那是我看见最开阔的蔚蓝色的海洋。我不知道
这样，算不算爱你
祖国，南方地震，房屋坍塌
灵魂游荡天地间，寻亲问子
而在北方，我的文字伤风感冒。我不知道
这样，算不算爱你
我可不可以这样爱你，我的祖国
我是你矮小的完全忽略了故乡，对你的爱
比任何一道伤口还要深



第四辑 给我的孩子们

你们就是我最满意的一首诗



小灯，十四帖

1

辗转无眠时，闭目数羊
数着数着，小羊们
把星星当做盐巴吃掉了

2

你指向云下掠过的灰雁
悻悻地说：它们还会回来么
孩子，它们只是一些草鞋子
被秋风穿走了

3

你看芦花
飘至树下，供落叶取暖
可它还会结霜
它曾经的葱郁，只是
时光一度迸裂的缝隙

4

孩子，你不止一次
向我宣说，你长大后的梦想
你曾说过，祈愿早日长大

要为乌龟发明翅膀
可是，我亲爱的孩子
你知道么，我憧憬于此时此刻的你
也妒忌此时此刻的你
童年，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是多么奢望的一件事啊

5

春风绿了门前小草
兔子耳朵里的年轮在生长
六月，小巷里的草，一天一天被你拔完
你把一只别人赠予的小兔子
喂养得体格硕壮
突然有一天，它被祖父做了下酒肉
菜园里，你把残骨一锹一锹埋起来
用小手轻轻拍着堆起来的土
孩子，你知道么，那一刻
我呆若木鸡，不敢开口讲话
生怕碰疼了你的悲悯

6

你坐在我的膝盖上半途睡去
我坐在一棵老树下，回味
一些沉闷的世故劳尘
此刻，月落明光

好吧，让我借用这撒落一地的月光
折一折，轻轻放回水塘
做纸船吧

7

已经有很多人，把月亮写了又写
你背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我相信，此时的你，还没有领略到月光的尖冷
我曾经在一首诗中，把月光
比做一地的寒霜
把它们收集起来，就成了我的乡愁
孩子，许多年以后
你想起我，也一定会感受到
这乡愁的尖冷

8

你囚笼了数十天的鸟雀
已不知去向。因此
你向祖母决绝地抗议，并表示绝食
孩子，我看到你因一只重获自由的鸟雀
而悲怆落泪。我有些无名地替你沮伤
内心却也有一丝小小的愉悦

9

这个人间随处都存在着硝烟

叙利亚的孩子们，此刻
还在躲避着轰炸与枪声
孩子，你只是生在了一个
新时代没有战火的和平国家
孩子，感谢祖国吧

10

山风吹来，一扇玻璃窗晃了晃
你把墨水瓶不小心碰翻
担心妈妈会责骂于你，于是
找来一块围裙擦了擦
那时，我已烂醉
那时，春风也已烂醉

11

当我一只脚踩进广场的草坪
你告诉我：小草的腰是柔软的
不要惊扰了它们的幸福

12

杏花落败，青杏已挂满枝头
这正如你的童年
令我垂涎
小燕子飞过苦菜地
你的眼神告诉我：那是何地迷惑着你

好吧，说一说小燕子
它大概是向春天求婚去了吧

13

小树林深处，花喜鹊彻夜在祷告
我钻入妈妈亲手絮得棉被里
瞅着炭火舔舐寒冷的冬夜
木门突然被推开
风雪和父亲进来了
父亲把劈好的木柴堆放在火炉旁
他在火炉旁把手烤热
又过来摸了摸我的头
什么都不说
这是我儿时的一个冬夜
孩子，听完后就睡吧，在梦里
听一听我父亲他后来说了一些什么

14

草叶上最雅致的庙，是打盹的蜗牛
午夜，越来越澄明的心脏，是露珠
孩子，若有轮回
就允许我做你的一双洁白的翅膀吧

父言

原谅我，姗姗
我的女儿，当初为你取其名
只恨你姗姗来迟啊
整整十三年来，我把你
像悬在草叶上的露珠
轻轻呵护！今日，你怀有怨言
提到了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
你说，给我一个眼神，让我
独自体悟。真难啊！我亲爱的女儿
对你的爱，我真诚地坦白
它可以辽阔成一汪海域
只是，平日里用来爱你的时间
我挪用在了下乡讨生活
开着卡车走卒，充当着贩夫
要知道，为稻粱谋，素来不易
但汉语诗歌于我，犹如
教堂祈祷，我深爱着她
所以，夜晚的多半时间
我以阅读和写作把自己
隐匿在了一处你目睹不及的山中
以致忽略了对你的认真关怀
减少了陪你谈心和游戏的时间

女儿，你的父亲，本是个卑俗者
只怪他有一箩筐虚幻的梦
但对你的爱，真实不虚
尽管，偶然我残忍地呵斥你，命令你
放下手中的手机，去啃书架上的书
或情愿你跟随你母亲学习劳动
这并非是我有意要刁难你
因为前车之鉴，我就是你眼前的活标本
不再愿你重复我的路
原谅我，女儿
我曾怨恨你姗姗来迟
只因你是我最亲近的天使

一封信

儿子，你能读此信
我倍感欣慰，我爱你
虽然这个提速的时代，没人
愿意再提笔写信了
但我仍想纸短情长地写
因为此刻，你的幼小无知
我先投在了时光的邮桶
等你老了，翻阅我读过的书籍
页码中赫然夹着我的手迹
儿子，这是我带着一脸泪痕，写下的
或许，这时我的碑石
已被长长的荒草掩埋，并且坟头的
黄土，已被风的火车带走
你读它的时候，心中必有隐痛
那是因为，我爱你
虽然那时你已为老者，感受了
我白骨生肉的谆谆教诲
你定会老泪横流
信中开头俩字是“儿子”
儿子啊，不管你有多高龄
你都得被我唤作儿子
只是，你需要铭记的是

儿子，我爱你

人总要离散，只怕我骨已成灰

已经说不出对你的惦记

说不出，儿子，我爱你

傍晚，以及鸟鸣

已经很久忘记自己是一个父亲了

此刻，我坐着

目光在一团白云睡着

而那颗心脏意外地带领孩子们

去郊野，采集遍地

那傍晚的宁静

也已忘记在那儿滞留多久

群鸟的鸣叫带路，是夕阳的

余晖衔着的小哨子吹响

引领的，只是我一颗鼓荡的心回家

孩子们，伏在桌子上写作业

神色疲倦，而我

像一面密不透风的墙

面无表情地立在他们周边

抱歉，我的天使们

抱歉，孩子们，我忽略了
数一数你们细微的心事
我总在忙，忙得自己糊里糊涂
忙一个父亲虚飘的梦
我没有抽出闲暇的时间
精心呵护你们如草尖上跳跃的露珠
我应该赞美你们露珠上，诸多的星星
抱歉，寂寞的孩子们，对于你们的倾诉
我只是心不在焉地敷衍。但我知道
你们就是我最满意的一首诗
抱歉孩子们，我和你们的母亲争吵
让你们鸟巢般的眼睛笼罩了灰尘
抱歉我的孩子们，在你们睡熟时
我想悄悄的抱歉地吻你们



给我的孩子们

不管怎样，我已损丧了澄澈，我的孩子们
我确信你们的眼睛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此时此刻的你们，不管怎样
都是智世尘劳之外心灵的幸存者
我爱你们。尽管爱的方式
有些浑浊，不管怎样
你们要靠在我的肩上。孩子们
不管怎样，此刻的时间
会给你们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确信你们失去的要多于俘获的
不管怎样，做好此刻要做的……一切
或许你们为人父母了，有悲苦的泪水了
或许你们衰老默数剩余的时光了
……疲倦了，就回到我这儿来，我的手掌
可以盛放你们的一切。不管怎样
我是爱你们的。尽管我能给予你们的热
近乎虚无，我本一生草芥！不管怎样
我始终是你们可以逃难的故园
我的孩子们……祝愿你们
我的愿望飞起来和蝴蝶一样美

一个父亲的悲哀

何等地悲哀

女儿已青涩地挂在枝头

志向的抱负，累累压弯枝桠

十岁的儿子嫌我小

他自顾不暇地享用童年时代的王位

三十六岁啦，我茂盛的胡子

伪装一个父亲的窄隘与矮小

杂乱的思路裹在襁褓

缺少清风和明月

拂去世故的劳尘

何等地悲哀啊，在孩子们面前

我羞于说出我也是一个迷途的孩子

我也需要被一个父亲的手牵着走

就像那一天，上中学的女儿

庄严地说出：生命的高度

是在低谷长出来的。惊愕之余

我的面色显露了惶惑的悲哀

夫妇

有时候他受够了她
面对她时就像被关在了黑暗的房间，上了锁
争吵的时候
楼下的老夫妇会一起来劝说
地板上是摔碎的玻璃水杯，有时候
是一个支离破碎的花盆
泥土和残损的花枝狼藉一片
这些，都是他所为
在这些破碎之前他都像起义的领袖
吼出了林中之虎的啸叫
而她，抹着泪水
冻结了他的激愤。他们
提出离婚，一刀两断
此后井水不犯河水
而他们的孩子默不作声低垂着头写作业
他们一个人的眼神牵着另一个的眼神
对准了孩子，此刻寂静的
旋律盘旋在屋子的各个角落
他们一齐似乎想到了
孩子的世界末日

不是说好了吗

今天，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不说失业，要说
就说说我们乡下的孩子
她可是亮在我们心里的一盏灯啊
要说，就说说我们的初恋
那时，你在我的心里怒放了一千次
而每次，我都听到你怒放时
传出咯咯的笑声
要说，就说说月亮湾的云
和蜜蜂留连的油菜花，这些
都让我们欣喜
今天，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不说分手，要说
就说说两座城市的距离
一个南，一个北
多年的夫妻，却像一夜的偷情者
今天，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不说你那个城市的痛
我这个城市的痒
不说所谓的异乡

呼吸

我们碰了碰鼻子
你的呼吸抵抗着隆冬的寒冷
羽毛一片一片集拢我的脸部

我忘记了
你的
坏脾气

那刻我竟把自己的妻子认作了母亲
我沉默无言的样子
像个会呼吸的陶罐

我完全
忘记了
你拥有的蟹爪刺

秋天的风轻拂着你

十几年前的秋风，在我的睡眠里
幻觉一样没完没了吹拂着
这天我们探望了我们新婚时的旧房子
但灰尘已在那里诞生并生长
有一种蚊子企图叫出小鸟的鸣叫
但是你却听不见；而我的
小小悲伤已栖息在黑色树枝上
——仅一只小鸟没有空缺的阴影面积上

我携带着你又去耕地收割我们的庄稼
我们在耕地旁边的小树林歇息的时候
秋风来了——我认出了它
它依然如故，还是十几年前我们遇到的
老样子。秋风窜进我的眼睛
又倾泻，变得轻软，最后吻了你的脸
这些或许并没有被你察觉和得到惊喜
但秋风终会让我们变老而它依然年轻
它是时间叼在嘴里的哨子
我们长眠的时候，再也不会被吵醒
或许，那时我会睁着眼睛看你

山间漫游

我们出外散步在山林
虽然共同生活十三年之久
已经很久没有携过你的手
像初恋时漫步了
是的，我们早年难忘的相拥
似乎是很久远的事了
此刻，在你用手机拍照瞬间
我拥住了你
我们用嘴唇擦出了火柴的火焰
似乎，曾经酩酊大醉的爱情
死灰复燃
四周空寂无声，微风钻过树梢
遇到我们，就掉头悄然走了
亲爱的，孩子们都去城市
锤炼翅膀的硬度了
人生如天际的浮云，告别
是生命不可避免的路程
此刻，就让我们静静地拥在一起
像两截腐朽的木桩拥在一起
可是，你看，亲爱的
远处天边，秋日的乌云
醉醺醺地来了

我们下山吧

我们不说爱已经很久了

我们占有对方已经很久了

但我们

不说爱也已经很久了

似乎我们一说出爱，我们就会

把谎言挂在嘴边

曾经对上天的起誓，不知何时

早已随着不倦的时光流逝了

我们争吵，我们嬉戏，你都流泪了

已经多少年了，你对物欲的追求

越来越高；而我

对你的依恋也愈来愈多

我们不说爱已经很久了

我们的日子像越来越淡的流水

我曾在无眠的夜晚打铁

我应该想到这块铁它就是我们曾经的爱

月色下，我看到它泛着

凛冽的光泽但仍有余温尚存

我想.....

我想我的夜晚有你的呼吸
比夜色挨我更近
我想这样一直持续到我的逝去
我想在我逝去之前
你比谁活得都要好，都要
感到满足且幸福无比
我想在我死去之前你不能比我先死去
不能让我在孤独中呆坐在那儿抑郁地活着
不能让我在无眠的深夜的裂痕里
一个人躺在黑暗悄悄抽泣
我想我再不能爱上别的女人
我想我会苦痛地疼爱着你的儿子和女儿
我想就这样躺在你的身旁
听着你均匀地呼吸，我抽烟，失眠
偶尔攥着你的一只手
让我独自回望过去和设想未来
而你已踱入梦境
对于这一切既陌生又心安理得

如果你不闪光你就是黑夜

我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糟糕
你驱车去某一个工厂上班，而在下雨天
我在屋子里会担心你的安全
阴雨连绵的天气，我一整天
都待在屋里翻书，但没有一行字句
让我记住，并感到惊讶，或被
震撼得不知怎样才好，譬如
独自在客厅走来走去，猛吸着烟卷
但这些对我们的生活毫无用处
天色入暮，雨却小了
你把车停在楼下，刮雨器
在匀速地指挥着雨水的节奏
车灯打在积水的地面
从楼上看到这一切，我忽然想到了
一句话：如果你不闪光你就是黑夜
这是你曾对我的警告

夜间天使录

香甜的小果实——

你的

轻悄滚动而来的鼾声

惊走了任何思想

那些，如狂欢的蟋蟀

啃吃星光，闪烁的念头

是天堂那边薅不完的野草

你的，香甜的小果实

我听着

听着滚落而来，轻悄地

触碰着我

触碰着我使我嗅到了陌生的芬香

不用想，我会安睡在连梦

都不会抵达的秋日的草堆旁

金黄的那一种

让人慵懒得像个草帽

遮盖着，仰面朝天，正在睡熟了的

世上最幸福的面孔

我的孩子，我永久的天使

你的小果实

香甜地滚落而来

夜书

请别拧着你的眉头。我已尽力
设法对付生活的贫困多病
请让我多读一些书，这样
我会忘却上苍附带给我的漏洞

我们都渐渐沉醉于沉默
孩子一天天长大，有了心事
同时，我也警觉出
他显露了一种孤独的新鲜漆光

或许这害怕有一丁点响声的沉默
就是爱，刻意留下的空白
请别拧着你的眉头。别犹疑
日子的光芒，是来自心心相印
而不是别的什么，包括
被谎言迷乱的眼睛

夜晚，我们谈到了什么

夜晚，我们谈到了什么
而忽略了什么
或许是灰尘，多么细微宁静
它阴影的巨大只是黑色的夜
洗净了我们的眼睛
我们谈论树林
只听到了风吹响树梢的哨声
而我们并没有随着谈话
并肩踱进树林深处
我们都希望有未知的神
住在里面永远不被打扰
后来，是的，中断谈话的时候
我们惯于用后来结束
后来是一个人离去
另一个人重新开始了失眠
这难道不是一个人又走进了雪原
他忘记了回家的路

夜晚在我周围暗下来

很多人都在路灯下漫步。风碎裂了。
有你陪伴，你给予的自信和满足
绿色的那些晚风轻拂过我的额头
那些你赐予我的青春和十五载没有寂寞的时光
夜晚在我周围暗下来
夜晚在你周围暗下来。月色却皎洁在我的内心。
我们走走吧，随便在这座小城的
哪一条街道走走。我们遇到一对老夫妇
也在并肩走着，他们在谈论着晚年的话题
我们的沉默却像年迈了的那样变得痴呆。脚步
却故意迟缓。你用身子撞了我一下
只是瞬间轻轻地撞了一下，我便知道
你无形的翅膀已经把我紧紧围拢
如果我信奉天使存在的可能。夜晚
在我们周围暗下来，风拂过我们的时候
我希望它们完整而幸福

忧伤

很少写有关爱你的诗。雨在下
乌云的忧伤仍没有我的辽阔。像这个世界的天空
像大海，也像我们曾经走进的茫茫戈壁滩
当我一个人在异地想起你时
天早就黑下来了。我的忧伤
便是暗夜的一部分；你哭泣的时候
我手足无措的就像个小孩子；你开心大笑时
我得意的像个梦里的国王。亲爱的人
无论怎样，我是多么的爱你
而且我爱你的方式是最笨的那一种



第五辑 黑夜里的灯盏

— ◆ —

黑夜里，一盏灯替灵魂守夜

山林笔记

那一年，孤身山林
山外的一切，恍若如梦般地消隐
疲倦的时候，坐于冷石歇脚
此起彼伏的鸟鸣，既亲切又陌生
不禁陷入深深地发呆之中
想了很多，叹息了很久
苦难！感谢苦难！
恍悟是它净化了我的心灵
世界何其辽阔，想来
区区如我，如草芥脚下的蚂蚁
何等微不足道，何等微小
回顾过去一度自视甚高
曾经的恃才傲物，妄尊自大
在山风的轻轻吹拂下
山雾般散去。也懂得了
体内熊熊欲火，火势惊人
要想焚毁这片山林
想来，是多么的轻而易举



忏悔

从未谋面的神啊，你瞧
狗在贪婪地啃狗的骨头
我在啃时光吹送至人间的骨头

哪一天，时光滞留，我要成为死者
那时我的皮肉糜烂。神啊
你啃我的头骨的时候
请把我脑髓的罪恶也吞掉

迷途的孩子

不是磅礴大雾的缘故
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家的寓所
惊恐也不是来自林中的风声
不要在惶恐中扔愤怒的石子了
——你已砸坏了世界的玻璃

“宽恕自己吧！孩子”
一个声音走来
他伸出了手，你仰望着
悄悄吻了一下那手
像是父亲的

梦魇

如果我没有记错，是一些
灵魂的小流氓向梦中的我靠近
并讲了几句不容易记住的黑话令我惊恐
我挥拳打了其中一个的头颅
其时依稀听到树林有乌鸦沙哑地嘶叫
我想结束这午休的梦境
并记得车内的方向盘就在我手旁
我抓牢了它，企图使力拽起我的身体
尝试了数次，甚感吃力。突然
双目睁开，终于醒了。而我的手
放在胸口上，顿感周身轻松舒畅
好像卸掉了一个世界的体重
起身。点燃一支烟凝思。
——怀疑自己还在另一个梦中持续着

坟墓

我知道我会梦到蛇，梦到
它们种族繁多；梦到鸡、鱼、牛羊
……诸多屠夫刀下亡者众
它们是我的近邻
它们葬于我肚腹的坟墓里
我知道会有一座墓坑一直空着
因为我还没有被自己吃掉

向死而生

永远无法摆脱，对生的贪恋
对死的恐惧。我苦于在生与死的边界
思考一个梦的重量与破灭
并也乐于探究向死而生，为何
要忍受诸多的悲与苦而纠缠不休
我曾道听途说：死了的
是肉身，而灵魂永存，只是记忆力极差
倘若如此，不知有多少人代替我活着
就像我在梦中参与了种种事件
它们都在黎明时烟消云散，留下我
在疲劳中喘息。人啊
来人间一趟，难道就是历经空欢喜一场
让灵魂把穿在身上的毛衣磨烂
又一边织着新的一件

给醒着的人一封信

你为什么还没有睡

你听到了什么

他们都睡了，你的妻儿

甚至有一个发出了笑声

你在等你的马用蹄子

发出嘚嘚声吗

然后你去喂马

马厩里的灯光在碰撞着

每一处的寂静

可你并不曾拥有一匹马

你为什么还没有睡

你听到了什么

秋天的夜风被关在窗外

邻居们的灯在一盏一盏熄灭

除你以外，肯定还有没睡的人

他担心睡着以后会迷失在丛林

你为什么还没有睡

月亮显露了出来

夜晚的嘴巴

你听到了什么

病中书

终日躺在床上
光阴，突然变得
恍兮惚兮
内心，潜伏以久的孤独
终于长出幽暗的翅膀
诸多杂念萌生，不能自主
卧室内弥散着中药的气息
耳鸣、心悸、严重失眠
能救治我的，并非这些草木之药
能伤我的，皆是我的所爱
诵读《心经》、《金刚经》，仍是
内心不能得到片刻的静闲
小区高楼林立，九十多平的房子
仿若城外九十余里，空寂的山谷
有时，忽然忆起母亲
母亲仍居住在城西三十里的乡下
她的黄泥小屋，夜色中
闪烁着昏黄的灯光
每次想起，身躯内
像游走着叉状的闪电，暖暖的

在黑夜祈祷

黑夜肥胖的母亲
走在黑色的货摊上，左顾右盼
始终有一盏灯彻夜亮着

我与她的孩子——梦
我们隔窗相望
以生机勃勃的眼神
相互交谈

眼神之外都是囚牢
他的眸子陈述了布满星星的秘密
离我这么近，又那么远

最后，他被他黑夜的母亲
揽在臂弯里

我在他窗口对面的另一个窗口
祈祷！我从没有怀疑过它的能量
我坚信祈祷的能量能奇迹般地远胜悲伤
为我的母亲——
曾在十月分娩我的守护神

朝圣者

第一首

从那一刻开始，我注定这个夏天要途经那里
在那里找到一个可以摔跤的对手
在被打倒的同时我决定爱上这个地方
众多膜拜的人围绕着敖包祈祷
不知道我是不是他们祈求中的一个愿望
他们王朝里的一个神明；他们水灾之地的
形体像跳安代的山鹰。我看到了
一个小喇嘛把唢呐的大嘴
投向了河边蓬勃的苇塘
有人已经轻易地爱上了这些参拜者
跪在草甸上磕头的人，能把一颗头
缓慢地窝藏在草叶间
没有什么像这样开始亲近大地了

第二首

跟随朝圣的人寻找骑马的帝王
帝王在征战的路上将马埋葬在大漠
流沙哪——
别再尾随黄漠漠的风乱逛了
虔诚的游客很快把这场肆虐挂在艺术的墙壁上
来打动走动在阳台上的人。并表述

一柄光芒像矛一样刺破穿长袍少妇的脸
一批批退走的祈祷者，一辆辆
载满喇嘛的勒勒车，一本本散着古香
的诵经；一些数不清的野果子
挂在浓密的夜空。相邻的两个橘子
其中一个被燃烧的一个烤红。躲在
静僻处仰望的一对恋人默默祈愿来世的轮回
一座座石头垒成的敖包
多少年之后它就可以和神灵相邻
吉祥的事物像肥厚的云朵
时而把一些冰冷的霜叶投下来

第三首

孤苦的汉子走在雪地上
他的头发、长胡子和一对
炯炯有神的眼睛在时间提速时
秘密地变质
有人料定他这样走下去
会很危险——
这片没人烟的地方
随时都可能出现被袭击的可能
但是在茫茫的雪原上
他就这样走啊——不紧不慢
这样走着，走着
有时为了歇脚干脆在雪地上

就很自然地完成了一尊不经雕刻的艺术品
是什么令他执着地要远行
难道他要寻求大海，浪尖上滚动的岛屿
高原上行踪诡秘的野人，还有一些即将灭绝的
爬行动物。有时候
一个躺在山谷里偷偷痛哭
泪水掉在泥土一闪即灭，可是心里的疤痕
一旦再现就很难掩埋。大师——
被阳光铺开的大师，请开门吧！

灯盏

有一个锤子，不断在敲着
我的骨头
酥酥痒痒的，一下一下敲
就像儿时旁观人们
用尖尖的锤子砸井口的冰坨

骨头里有灯盏
锤子一下一下敲
把时光也敲得尖尖的

火柴自儿时母亲就送给了我一大包
可那簿簿的冰凉的
玻璃罩子至今没有被敲碎

我骨头里的灯盏摇晃不定
是锤子一下一下在敲
它的灯芯枯坐着
仍没有活在火柴的信仰里

疯人院

那么多不死者睡着了却在走路

嘲骂

孤傲冷笑

忏悔，泪流满面

呼喊

求救

面无表情，却像色彩斑斓的胶囊在自言自语

他们

令人生畏

避而远之

他们

行尸走肉却睡得深沉

他们的灵魂已经叛离太久了

他们在痛苦中忘记了痛苦是什么

他们不妥协的对手是他们曾经的自己

为何却要变得如此凶残

黑夜

黑夜我们走着，背着
瞌睡的影子就可以了
我们走路的样子可以是旱獭
可以是猪獾、栗色的狐狸、野兔
以及黄鼠和野鸡

我们可以像它们一样
踱步黑夜就像回返丛林地带
我们闯进了野生的孤独去思索
去认识自己，也就识破了所有人

感谢黑夜，给了我们灯下一小筐珍贵的时光
我们陪着我们认为不能离弃的人
我们尝试翻译地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另一种回响，我们的唇
触碰到了庄严的寂静

我们可以说忧郁、冷漠和诅咒
是给病人吃的
我们也可以谈论祝福和祈祷
是黑夜中走来的父亲

黄昏，只有一颗心怜悯着孤独

黄昏。心像落穗，凉了下来
无论坐在哪儿，疲劳的引擎熄火
在静谧的余晖之中，远瞭山色
追忆中涸出许多枯朽的往事
当年像燕子般的姑娘们
挺着胸脯，不知都飞到哪儿了
今生注定我拥有一颗怜悯孤独的心
我的沉默，它的花瓣中
时常有歇脚的乌鸦栖息
我爱这黄昏的时刻。只有此时
感受到了似乎自己活着
是多么的重要

我一个人躲在暗处悲伤时
你可以从门缝儿看一看我的哀伤
但不要在我的伤口落泪
这会使我……更疼

山谷

尽管星星的光亮无比温暖
但诸神，还是为我在内心精心挑选了
令人心醉神迷的幽谷
我们上路了，芬芳的青草
和蜂鸣的昆虫，这些
都是我灵魂的伙伴。车辙深陷
是我们驮运的事物太多
要卸下的，是爱的挣扎，它
穷尽了我的一生；还要卸下的
是死亡的拷问，它终极了我的一生
我是一个喜欢模仿八哥鸣叫的诗人
并醉心在密林中，为饥饿的
尖叫声找几只野雁做替身
让它们嘶哑地翱翔在徐徐烟雾中
庙堂寐于高寒之处，传来
蟾蜍鼓噪的呼噜之声
有一些意外的句子被烤焦，它们
也是我在布满杜鹃和罂粟的山谷里
狩猎而来的野味

书桌上的佛像

我痴迷于各类佛像就像顽疾迷恋着我的身体
除了佛堂，在书桌上我也摆放了一尊
深蓝色的琉璃，披着一件
麦子肤色的袈裟
秋风吹凉的那一种色彩
我喜欢这样的情景：我在看书
佛像在看我。看我
如何在人间用旧了一个身体
如何用一个身体去如何制造那些憎恨和因爱而酿造出的怨愤
他不笑
他不哭
我躲在深夜的墙角颤抖他并没有表露出怜悯
就像我从来没有怜悯那些寄居在皮毛之下的动物

说是书桌
其实就是一个矮小的圆形的玻璃茶几
我偶尔在那儿看书、抽烟，以及发呆
更多的时候是在盯着佛像自问自答
他却一直在看着我，沉默着

……那种深蓝色的沉默
长在金黄的麦田里，多么慈悲的风在那儿吹啊吹
多么深的沉默……像夜空

忏悔

爱一个人的时候
同时要忏悔对她的罪过
有一位老喇嘛
曾对我叮嘱：点灯的时候
要一点一点忏悔
直至灯亮了
所有的泪水，像青铜雕像
眼角的雪融化成了水流
这样，你的心
会活得亮一些
失眠时，我会默念某个菩萨的名号
但我的心还是不得安宁地烦躁
杨键说要用一颗忏悔的心去念诵
忏悔是对自身的清洗
什么时候我们干净了，教堂
就准许我们这样的现代人流泪了
妈妈，请准许我在暗处流泪
妈妈，我学会忏悔了
忏悔是我疼爱你的火把
妈妈
当一个人病得不轻
他需要这样的忏悔

他需要一盏灯慢慢点亮

喊魂

今晚，不为失魂落魄者喊魂

要喊，就喊无所归依

碎了而四处虚飘的风一样的亡魂喊

——喊出那些迫不得已

接受了死亡的凄绝的碎片

让它们一片一片

在母语的喊声中找亲人



亡者

乌鸦的前生，教堂里
忏悔时没有流泪的挂钟
黄昏的笔记本上
记录了无数琐碎的往事
我喜欢黄昏时
一个人走进小树林
听那么多的乌鸦们争先恐后的
说着，吵着，并抽噎着
这个时候我有淡淡的忧伤
但不会流泪
偶尔我会忽然忆起
我熟知的亡人，怀念他们
曾经在人世的岁月
却不知此时
他们以何种形式存在
如果，他们是乌鸦的前生
假如，他们是挂在教堂里不会流泪的钟表
倘若，他们仅是一个驼背的守门人
等着我们去敲响那个门
然后让我们接着去顶替他们
并给了我们一盏晃动的灯
有时候是我们怀念的亲人

有时是一张陌生的面孔
挂着一个老旧的钟表
让我们看清了在逃跑的时间里
忏悔
是多么的重要

为痛苦的心结而祈祷

让我继续痛苦地活着，如果
心间的地狱需要这样的痛苦
允许我把晦涩的心结，写出来
既然不能绽放美丽而洁净的花朵
就允许我哭泣着写出它的微笑
但愿痛苦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
但愿人性拥有了神性，迫在眉睫地需求

我祈祷，我写诗，但愿
会有一些柔和的心灵能听到
并非谄媚于任何一个嗜好交易的神灵
我吐露我的痛苦，只是想诉说
地狱并不在其它神秘的地方

让我继续痛苦地活着，如果
心间的地狱需要这样的痛苦
需要这样痛苦地祈祷
但愿受难的灵魂都能如愿以偿

我的夜晚

我的夜晚很长很长

我的梦很短很短

我的灯只够雕琢我的影子

走夜路的时候，我认出自己是一只田鼠

我恐惧的事物在暗夜里种类繁多

田鼠们是我最敬重的父亲

我的夜晚很长很长。波德莱尔的诗句

像驼队走在沙漠上很长很长

我的夜晚像我从未抵达的河流

它终结生命的路很长很长

我在沉静中度过了一段漫长的虚无

像一个短暂的梦焚烧了整个夜晚
我记忆全无，但活得比从前要愉悦
我知道灵魂给肉身找了很多麻烦
它在散乱中迷失了自己
那一段时间，我在沉静中
度过了一段漫长的虚无
并且离弃了我对自己过分的爱

有时候这个世界令人颠颠倒倒
梦比醒着更真实
习惯不停地思索会让人活得更混沌

一垄金黄的麦子
一把镰刀
和一个红色的傍晚
每次忆起这些都会让我激动不已

那时一个世界就是一个山坡下的村庄
那时一个世界因为一个孩子的眼睛
而变得澄澈。我想
在那一段虚无的时光中我在怀疑这个世界

想想我们的肉体

想想如果我们停止了呼吸
想想我们腐成了一团烂肉
想想蛆虫占据了我们的
就像攻下了一座城
想想黑糊糊的蛆虫在洋洋得意之中
给死神颁发了勋章
想想有人横尸野外散发着秽物的臭味
想想谁家心急火燎的狗
碰到了梦寐以求的所爱
想想我们日后中的枯骨和霉烂
想想我们曾经活着的时刻
我们优美的肌肤闪闪发光
我们香气袭人的嘴唇被爱着的人
亲吻过；想想我们
酿造过的痛苦在死后为何物
想想吧，想想我们这一生
究竟为了什么
想想为什么有的人一生为光明
而活着，有的人
却为黑色的玫瑰活着
想想我们的肉体吧
它的腐烂，没有谎言

寻找丢失的自己

写下一条路，刻意让它的岁月金黄
让一个碎片喊我
喊得我耳鸣，且夜不能寐
写下焦灼不安的脚，趑趄来去
在自己的家里找自己
打开冰箱，又关上
沁凉的果蔬在保鲜着它们的命运
翻腾了几个垃圾桶
没有找到深夜悄悄淌过的泪水
掀开垂悬的窗帘，那一夜
受惊吓的魂没有躲避那里
只见一隅墙壁
惨白得如病中的母亲
去大街上的人流中，找自己
每一张陌生的面孔
都像一个虚拟的自己
找累了，就找个地方坐下
长长吁出一口气
后背重了些，是孤独和渐暗的天光
靠在了我的背上

在咸安寺

咸安寺，只住着几尊
泥做的佛爷、橡胶的菩萨、铜质的宗喀巴
和一个称我为兄弟的喇嘛
偶尔，几只鸟雀会出行
喇嘛也要出行，他打来电话：
兄弟，过来一趟，老衲
要去为穷困的魂诵经
我去寺院，暂时顶替了他
人们磕头，我坐在菩萨旁
敲铜质的观音碗
磕一个头，敲一下
洪音如自酿的震雷
有人偷偷瞥向我，像在怀疑我的身份
我闭上了眼睛，继续敲响观音碗
在他们往功德箱投钱之后
又把几张零钞，一一安放在佛像前
我忽然想到了我的世俗小贩的身份
也想到了这些零钞
能不能买到更多一些的恩赐

假如，我逝去

那时，墓碑上
最后一个字，刚好完工
孩子们，请扶正你们的母亲
相信此刻，她比幡纸
只多了一缕阳光的厚度
孩子们，请节省悲伤和泪水
如果你们的母亲忍不住放声悲泣
给挖墓老人加点薪水，让他们
埋我的时候，尽量快一些
假如，我逝去
埋我的地方，我早已想过
城西乡下有一处向阳的山坡
坡脚下，有我母亲的
老屋和父亲的麦田
孩子们，不要怨恨我，今生没有
给你们赚来享乐的生活
其实我已尽力！假如
埋我的那天，天空恰好下雪
那雪花不仅是上苍馈赠给我的幡纸
也是我这一生清白入世的最好见证

此时此刻它就是昨天，一个梦外之梦

诸多清醒的时刻，比梦更像梦
令我甚感悲惨的是，我一生都被围困于
雾霭中。很多身影匆匆与我擦肩而过
他们都是梦中的我，像一个个
陌生的幽灵。此时此刻
它就是昨天，一个梦外之梦
终有一天梦醒了。月亮
仍留在别人的梦里。
穿黑色风衣伫立夜的树林里的人
是梦外的清醒者。他的目光
盯着我们的窗户
我不知道，梦醒后，会被他
引领到什么地方；那里真实的生活
又会怎样？也许此刻正埋首写作的我
又是谁此时梦中的一个角色

安忍

我不愿说出我的悲苦……因为

这些也是你们的

我不愿说出那渺茫的美好

那是我看到了你们的世界

熹微的曙光，乳白色在疼痛

穿袈裟的江水在我脑际敲着雾的木鱼

为什么我被亲人围绕却倍感孤冷至抑郁

为什么你说我对自己的慈悲不够完美

那弧度是缺失安忍的光辉

The image is a composite.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cloudy night sky with a large, glowing full moon.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is a wooden desk. On the left, a stack of old, thick books is visible. In the center, a small, dark ceramic cup sits on the desk. To the right, a desk lamp with a dark shade is lit, casting a warm glow. Next to the lamp, there is a small framed piece of paper with handwritten text, and a small portrait of a person. In the background, a bookshelf filled with books is visible.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quiet and contemplative.

第六辑 和你们在一起

与诗歌在一起，像与故人相坐

书房帖

这些从外省寄达的书
很快栖息在我的斗室
它们在我的注视下，抖了抖翅膀
羽毛，就抖落了春水
而我偏偏是一个痴迷幻想
在太阳的光线上，筑造房屋的民工
凭着三流的技能，把书
视为砖块。码上了，瞅了瞅
摇了摇头，又把它取了下来
我这样不厌其烦重复着
直至某天，一本书掉下来
砸向我的头顶，铿锵落地
我看到扉页中，有的文字
在掉毛。我羞愧极了
凭着三流的手，让那么多的书
都磨起了茧子

给托尔斯泰

二月，灰鸽子带来了教堂的决议书
有人把你逐出教门
大街上的沙尘刮向窗户
诅咒的声音击碎了案板上的杯子
“你这个该死的老鬼
你将永世遭殃，像狗一样死掉！”
你，却把一个人的名字说了出来
他穿着你的旧靴子，用光了
你的墨水，在纸上点火
你声称他为上帝老爷子，你唯一的
上帝老爷子，而不是某个教会的
蜡像的基督。托尔斯泰
你这个顽固的老头子
你必将孤独的老去，也必将
孤独的死掉，回到你独有的上帝那儿去
你也是从他那儿出走的
你是一只灰色的鸽子
所有的色彩都是由爱嘟着嘴唇
吐出的孤独，而且无可替代的
你偶尔会去田间，让黑麦
在相亲相爱中诵读你的福音书
你坚定不移的，确信你的上帝

那位老爷子，会发出
雨水的祈祷声
雨水，丰厚的平静的雨水
不仅浇灌了俄罗斯

读辛波斯卡

波兰，从一本书他抵达那里
波兰，你那里的一位女诗人
她的脸上有黑色的鸣蝉
在黄昏打动了中国的胡子拉茬的读者
是的，他喜欢他的胡子
但他更喜欢那本诗集里笼罩田野上空的
火烧云。辛波斯卡
波兰的早晨来了，你的床单
从诗歌中挂出来了么
捧读你诗集的人看见了窗外落雪
他起身抿了一口茶
像要清洗波兰古老的冬天

谷雨：暴雪天读保罗·策兰

你啊，紧锁在光亮退去的
窗口。圣安娜的疯院破宅关不住
你的钥匙，那把暗蚀了
非人世者的密令的钥匙
你把它戴在了乌鸦的脖子上
让它逾越晦暗的边界
今日我的窗外突降大雪，你的诗句
在外面的雪地上喊叫。尖厉
再尖厉的声音，像是从
乌鸦的嗓子里传出桤树或橡树
断裂的回响。什么都明白了
午饭后从微信里得知今天恰好
是你离世五十周年，我为什么
要在一个暴雪封山的谷雨时节
打开去年买来的蓝布皮策兰
上面凹陷的外文字母上
还挂着一把荒凉的钥匙
也被深陷的凹槽
纠缠着

夜读托尔斯泰

这样做不好，这样做真的不好！
可谁信呢？你的马车
总停在穷人的门外
农民，是你噙在眼里欠收的粮食
在打麦场你静静伫立，用悲苦
给一个寡妇的女儿取暖
她当时发着高烧，盖着
一件死去很久的父亲的破袄
那破袄在不停地哆嗦
在以后的日子里你把这哆嗦留在了纸面
这样子不好，你不厌其烦地说
可谁信呢！饥荒的人不仅碰到了饥荒的命运
还啃到了荒谬的骨头。哦，基督！
这样不好，酒徒们，穷人的懒惰
撙荒的耕地以及饥饿中抛弃妻儿的卑鄙者
你写作，你痛苦
因为你总要去痛苦的地方寻觅痛苦
有几次你欲要自杀
是因为你丢失了你最重要的东西
只有死亡是纯之又纯的圣餐！哦，基督！
这样做不好！这样做真的不好！
你的忠告也被撙荒了

汉字

黑色汉字耗费了五千年的灯油，撬开了世界的童话

横、折、竖、钩、撇和捺，没有贫富之别，贵贱之分

更不为秋风折腰

汉字长着仓颉的骨骼，周身淌着华夏的血统

它曾被狼毫差遣，令李白失眠

最初，母亲在煤油灯下，指出她并不认识的课本上的汉字

让我一个字一个字读给她听

真好，在课本上我为她找到了纯净的中国话

和你们在一起

托尔斯泰在一张黑白照片里祈祷
因满脸花白的大胡子
他的上帝把他视为强壮的水手
那整片海域呼啸在他炯炯的目光里
辛波斯卡、波德莱尔
和你们在一起我感到别人无法带来的宁静
如果你们愿意，就喊我兄弟
……我在中国的麦田割着我的麦子

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感到宁静，以及宁静中的
那种喧嚣的愉悦

世上再无江一郎

浙江温岭江一郎

在我不曾抵达的地方

读圣贤书，写诗，偶尔

闪入山中悬壶，梦想济世

为一颗愈来愈俗世的心，愈来愈

冷淡的心，不止一次次深感羞愧

世上再无江一郎

邨已隐入青山，不复出世

逝者长眠，而一腔

如灯光柔软的悲悯情怀

在大地深处，潜心修道

想我仰慕其十余年，未曾相见

深感万分遗憾

未曾击杯对饮，未曾

见其撷下长须沾满的酒滴，而抱憾

一个长发披肩，长须飘逸

形骨枯瘦的诗者，体内

是闪亮着怎样的一颗心

让他如此对大地上，一些

命若草根的众生而悲戚

世上再无江一郎

业已隐入青山

写诗，悬壶

凉风拂过，忆起我的兄弟们

每当秋风中，很多大雁南飞
我就会想起我的兄长们
江非，辰水，和江一郎
江非兄远在澄迈
写下一些关于山东的诗
像海边的空气一样潮湿
他说兄弟，健康尤为重要
写诗，会榨干血液
所以要提前为自己掘墓
而辰水兄，背着杜甫的影子
梦想着诗歌能发出猎枪的响声
我们熟识多年，我却
未曾踏上一列火车
奔赴山东兰陵探望我的哥哥
最令人痛惜的，是我的
老哥哥江一郎
他已在一个雪夜，去往另一个
并不被我们洞悉的世界
他拐杖上挑着酒壶
或许会落草，并悬壶济困
我的三位好哥哥啊
很多大雁飞走了，我站在麦田

一个人怀念着你们
可惜，大风也凉了

你一直都在怀念着什么

——再给江非

年轻的你已经提前过上了晚年的生活
晚年生活的你在时间之外
你一直都在怀念着什么
你一直不厌其烦地写着什么
你似乎想到了，每一分钟都可能临近死亡
但此刻还活着，这该值得感谢
感谢谁？你怀念的真理和上帝
我相信你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它们称呼
同时你时常感到自己可厌，而
你要怀念的事物
多么可爱多么端庄，甚至
它们埋过了你的头颅
你说这是你的故乡和故乡里的事物
但时至今日
你爱它们，而也不知如何称呼它们

五月，出一趟远门

——给广子

五月，孤独的麦种被流放土地
我并非纯粹的文人，却每年耕种矮山下
偶尔诗文，一双历经市侩的手
却磨砺出诸多农民身份的茧子

我的手稿和那些大才子们
还挤在苏东坡那个国度的城门外
而父亲，起早晚睡捡废品
换了钱
再换药
我有一顶诗人的帽子
从未被他捡到

有人唤我卖货郎
我更愿意滞留山居，默数
补在朴质岁月上细密的针脚

三十六岁了，偶入大都市
才觉得
这双脚多么的格格不入

五月。我种下麦子要出一趟远门
我不说

你们谁都不会知道我要去哪儿
桃花溪畔在远方，连火车也无法抵达
我要见的，是一亩翁
他的花园种着生活的艺术
就连天使都知道

修改

几天前
写了一首关于老父亲
弯着身体在建筑工地辛苦劳作的诗
每次阅读它
总觉得诗里缺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于是，我第一次对它进行了修改
删除了他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
和他低头咳嗽的情形
但我对修改后的这首诗仍不满意
便又开始了第二次修改
这次我得把他脱下的蓝色外套
和在地头耗尽的青春找回来
老父亲啊，这首诗中应该包含我的泪水
还有对你真挚地祝福
后来我把这首诗改了又改
直到改得诗不像诗了，面目全非
我都没有把真实的你
一一还原

一次谈话

——兼致刘郎、夏杰、李麦花

你喝酒了，说酒后的话
有些太自我，望海涵
你又说，也许明天破晓醒来
自己就会否定自己的话
谁知道呢？也许这就是
一个人所说的真理
不断地承认自己
再不断地否定自己
让咆哮的时间被不停地
冲洗、打磨
直至我们老之将至
不过，兄弟，你在大伙儿中说
已经被很多大师踩过了
就不让时代再指责我们了
我们都说诗歌比天国还远
比生活更像生活
我们谈论诗歌的时候
就像谈论在雾霭中看到的一条河流
但诸多支流，会流向哪里
我们谁都说不清楚
夜间十点多了，夏杰等着

刘郎递来一首热气腾腾的诗

李麦花说要到户外陪花朵散步了

刘郎酒后要冲澡，睡觉到天亮

而我问了自己一句话

哪个我更好一些。这句话

原本是想询问你们的，我想

从你们的镜子里看到我自己的模样

世俗地活着

世俗地活着

世俗地讲野蛮的话

世俗地诅咒生活的獠牙

世俗地暗地里与蚂蚁称兄道弟

而在人前弯腰鞠躬，献媚讨好大人物

世俗地在悲苦，在祈祷

然而不知向谁祈祷

死去的贤圣们我没见过

他们也不一定抬爱我、怜悯我

在黑暗处祈祷时我发现了唯一充当神灵的

是那个涕泪横流的、有点颓丧的自己

世俗地活着

世俗地混日子

世俗地在老去

但眸子里猎奇的闪电在发芽

所以，白发苍苍了

仍有一群好诗句，一群

黑孩子

来我这儿犹如重返了故里

我抖擞的老手

执笔耕田，它们

可以是桃花，可以是妖精，也可以

是斯奈德在中国杏树下锄草

世俗地活着

世俗地活着不易

你不言，我不语

彼此心知肚明

劳累一天的身子

嘎巴嘎巴响

是疲困的 206 块骨头找到了床铺打呼噜

这样坦然地睡去

这样朴实粗鄙地睡去

这一睡啊，就睡过了一生

在深夜写下的言辞

有些言辞在此刻的深夜醒来
它们刚刚被我写出。……但命运
不被我掌控，就像父亲种下的庄稼
我记得庄稼在轻风的吹送下
会哼着歌谣给太阳听
其实，我想写出的，是小时候
那种捡到的落穗般金黄的言辞
让它们赞美在寂静中发生的事
或为受难的人作祈祷辞并流下真实的泪
而我发觉有些文字却近似风暴
它们来自我的大脑，我却
无法掌控它们……何等的悲哀
是的，我拒绝过“悲哀”这样不会开花的词
但是，我也同样拒绝
在悲哀的面孔上伪造天堂

自画像

最大特征，是眼小，而且鼠目寸光
不敢瞻望，担心目睹了生活的陷阱
小眼睛上，是被光阴锻造成的沟壑，孩子们说
那是皱纹，有岁月的银子，哗哗流过
鼻子也小，但向阳，风拂过时
小小的光影，在懒懒地翻身
嘴巴，刚好不大也不小，不会讲普通话
所以，只写字，不诵诗，但念诵过《心经》和《金刚经》

个子矮小，一米六，去外省，没人相信是内蒙人
曾打工在工地，山西大同煤矿挖过煤
流浪于北京五孔桥某公园的长椅上，冒雨投宿一宿
在出版社打过字，做校对；在首都建设过一所公厕
在人民的民工劳务市场，叫卖劳力，看人如蝼蚁，写诗如梦境
梦想飞翔，像天空盘旋的鹰隼一样
结识安乐庄苍山县山东省青年诗人辰水
他的性情，和他的诗一样好，听说，苍山县已改叫兰陵

我的血液，据说，泥腥味较重，或许因为
偏离了高处的空气，距大地的气息较近
并且搅拌了我父亲汗水里的盐碱

我的骨骼，我比较重视的部分，X光片上
它灰白的枝条上，忌讳有傍晚的乌鸦栖落

我在等候遭遇一盏马灯，去天堂的夜路太黑
我会动用我白骨里的磷，来点灯

第七辑 在黄昏，我们点起灯

你好啊，世界

我从未使用过绝望

我有过我的悲伤
但从来没有伤及过任何一个人
我有过我自己的歌
我只唱给一个孤独的灵魂聆听

我热爱我的房子
它的灯光宽恕了我的晦暗
我怜悯我的身子
它离开母亲已经太久

沉思者需要起草忧悒和草药
我不愿意坐在那里被钟表诅咒
我幻想住在一个人的心里
慢慢老去，打理另一种命运

事实上，我从未使用过绝望
只不过在存在的矛盾中我寻觅真相
最终所有的草籽都会心跳于大地
最终所有闪亮的孩子都要寂寞地老去

来到这个世界

我来到这个世界

我听，我看

我心有所动

母亲说人们都去小树林

准备过冬取暖的柴木，我哭出了暮色

暮色啊，总让我感受到

莫名的孤独

我喜欢一个人在田间走一走

目光总被地平线拴住，静谧从

一些无名花草间弥散，多么的令人迷恋

我多么地迷恋这个诱人的世界啊

我看，我听

我心有所动

对一些震撼人心与质朴无言的事物

我用雨水的颗粒真挚地灌溉它们

在大地上，在神的篱墙之外

我在自设的笼子里撕自己

我一直在想，想象那个暮色之前

我是走了怎样的一条路才来到了这个世界

从今天起……

一只狗带领着我
声势汹汹地走进冬季冷寂的雪野
结冰的枯草，享用着
束缚了自身的晶亮光辉
我给空荡荡的屋里的桌子上
留下纸条。写着：我累了……

从今天起，我决定帮自己一个忙
……

天色向晚归来时，我会以平静
亲近你的安宁

像树，在一个地方呆一辈子

哪都不去了
我的根须已深深埋入厚土
这个小城节奏缓慢，街头
人们漫谈的语调
仍泛着古旧的青铜色
这些恰好与我的心跳一致
所以，我哪都不用去了
天际的流云
曾是我一个游走四方的梦想
如今，我甘愿
在这里渐渐变老
一个人在渐渐褪色的时光中
慢慢怀想我远方的兄弟们
一个在澄迈
一个在山东
一个在浙江的山坡
静听风穿着野花的舞鞋奔跑
还有一个在京城
为人民缝补人民的旧衣裳
而我，哪都不去了
像树，在这个地方呆一辈子
守着我的至亲至爱者

等着时光最后的斧头
向我砍来

哪儿都不去了

哪儿都不去了，37 岁了
就在一个小镇东奔西走
没有旅行，也不千里万里去访友
就东奔西走于这个小镇
把命运安排好的角色扮演好
把小贩这个角色干得漂亮一些
把诗歌写得精准度偏差于秤杆
让傍晚回家灯下读书的模样
像个地下工作者般那样做个诗人
如此，日复一日
倘若妻子能忍受贫穷
那我们的爱情就不会挨饿
父母虽疾病缠身，但在同一个镇上的
出租屋里挂念着我
此刻，我是幸福的，此刻的幸福
会是将来不厌其烦挖掘的陈年旧土
那时，定会有深深的悲伤笼罩我
37 岁了，哪儿都不去了
曾经以农民工的身份举家漂泊
钱没有存款，倒是
带回来两个没有故乡的儿女
如今吾女初长成，学业繁重

个头高过我一截，那一截
是乡村与城镇的距离

老了，一个人

老了，一个人
割着院子里的荒草
动作迟顿而缓慢
因为还活着
不能让院子里的草
继续疯狂地生长
颤抖的手已经很难攥住
随风摇摆的草叶了
就那么迟缓地消耗着太阳照射下来的光线
老了，去人群中走走
年轻的脸颊们飞翔着玫瑰色的子弹
孩子们在膝边追逐奔跑
我想起了我的童年
割麦割累了躺在燕麦的捆上
美美地睡到傍晚是多么的美好
老了，一个人
总喜欢自言自语
待在屋子里掀起窗帘
瞭望别人家的屋顶升腾着黑色的炊烟
突然会说，瞧！我也曾这样生活过
在夜晚，尤其在夜晚降临
一个人总喜欢和自己的影子

在小心地擲骰子

我老了

不要抚慰我，让我一个人坐在河边的草地上
我老了，让我独自静静坐一会儿
拿去安抚在我肩上的你的手；请离开这儿
不要说任何内容，只走开
就可以了！离开的时候
眼睛也无须向我投来浓烈的光芒
我老了，蓝天、河水里的白云，以及
河对岸田野里的各种植物和鸟雀
我不再猜测它们的语言和幸福了
让它们悄无声息地去雕刻时光吧！我老了
要一个人独自享用沉默的盛宴
我亲爱的人，都走开吧，我偶感疲累时
会轻轻低垂着头，把十指插进头发里
稍微打一会儿盹

曙光微凉

有那么一束光，让这么多
被黑泡黑的灵魂，说出
隐藏内心许久的孤独
让沉默不语的大地之物，歌唱
生命和馈赠之恩
曙光微凉。那些关心我的人
在天边炉火刚刚燃起之际，把
一整颗俗世之心
托付于那虚空的上帝赞美之词
我祈愿疾病和磨难，不再
轮番折磨他们的生
我祈愿未了的心愿和阴冷，不再
惩治他们的死
有那么一束新生的曙光，针尖上
那无限光明的力量
让生命的年轮如此丰厚，并且
也让那些关心、爱我的人，如他们所愿
在赞美中，做一个上帝特选的子民

顺着日落的方向

顺着日落的方向，宁静
伴随晚风淡淡弥散
凉意，平和的，在空中跳伞
结伴同行的鸦群
去追随被落日烙红的晚霞
像谁的脚印，向远处
干什么去了
我途经的农庄，炊烟袅袅，灯火烁烁
原野中有几匹马，没有被牵回
它们俯首啃着青草和宁静
一个拐弯，落日
在我背后熄灭，远山如木炭
我闯入黑色的林中之路
并被聚光灯牵着回家

听雨

它们吻别之后，没有
留下落日这枚唇印
窗户外面的夜色
雄性的漆黑在疯长
嘀嗒，嘀嗒，我的心跳也在窗外的
雨声之中，不急不缓，刚刚好
所有坏心情像雨水落在地面
流走了
我在灯下看书，所有的字句
都在外面嘀嗒，嘀嗒
它们像离别了许久的夫妇
在这个夜色中
终于
终于

晚风

你陪着我，像一块安静的麦田。偶尔
像鸟雀扑棱掠过的你的语言
又像郊外的油菜花甜得淌蜜

而我坐在阳台的椅子上，被风吹着
像刚停歇的火车。街灯亮了

如果你陪我再久一点儿
会聆听到我胸中的山谷，有溪涧，淙潺不息
而我还会为此挂出眼中的灯笼

晚风，吹啊吹
你梦中的孩子都打开了窗户
我还在那里……扶着栏杆
抽着烟像个老迈的渔夫等着夜阑中
驶来的船只

夜半醒来

夜半醒来，在黑暗中
摸寻这个日新月异的尘世

星光在梦的海湾飘扬鬃毛
我踱进客厅，以一支香烟烘烤着
时间的凉荫

清醒后，我望着窗外的夜空
星光在我眼睛掘出了深深的隧道
目光有鱼鳞在闪烁

已是凌晨三点，街边
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并且
似乎远处山脉的后面
拱出了慈悲的种子
大地的喜悦施舍于万物的细微呼吸中

此刻，重新卧于床榻
等着一只鸟
早我开始一天的生计

一年

在好天气里散步，在原野树丛散步

在街边人群中散步，和风兜着圈子

一月、二月、三月，冰消雪融，尘土飞扬

散步和你戴着帽子

四月、五月、六月，禾苗青青，芳草萋萋

大鸟衔着天空

七月、八月、九月，夜凉似水

树叶落满路径

十月，我告诉你我的生日快到了

十一月和十二月我们在风雪中苦等春天

日常的生活平淡无奇，我们缝缝补补、补补缝缝

又一天

又一天醒来

又一天关心着天气和太阳的长势

又一天我喊醒了儿子

他起身搂着我的脖子打瞌睡

这一天的清晨让我很暖很暖

又一天开着卡车经过了那么多的田野

田野中劳作的人多么幸福，他们

在春耕之中驾驶着拖拉机阅读了大地的书页

又一天开始后又将结束

那么多的人事崭新而散发着霉味

月落明光

最老的一位，颤颤巍巍
拄着陈年的旧拐杖
在天上他白发苍苍了，却继续生长
轻哼的最美妙的歌谣
是沉默。脱尽了叶片
繁华、各种色彩，抵达了纯净和透明
晚年的他，过上了
油菜花金色花粉的生活
一条银河是他孤独流淌的前生
而我，轻如大地活着的炊烟
他时常动用拐杖敲响我夜晚
隐匿的暴跳如雷的语言
他像一个沉默的祖父，让我
挨着他坐着，把一支
刚刚搓好的善良的烟卷递给我
告诫我不要惧怕任何东西
他那么老了，而他的平静和沉默
就是我抗拒这个尘世恐吓的靠山
当我满怀心事，辗转中
有解不开的疙瘩
他白花花的胡子拂去了他的沉默
没牙的嘴呵呵笑了



在黄昏，我们点起灯

我们点起灯，这个世界就狭小了
这个世界就会听到我们的说话声了
尽管窃窃私语，在黄昏
它们也是暖的，就像做饭的老妇人
从柴垛上取下的一丝一丝柴禾
又添入灶膛把脸映得明亮的那种暖
是的，我们哪儿都不去了
在黄昏我们点起灯。让风
在郊外为最后的余晖鼓掌
我们让房子住在我们的光亮里
晚饭后，我们在灯光下
让我们的心去散步，这个时候
这个世界会很小，我们
走着走着就会迎面碰在了一起

嘴

我的嘴

编排过谎言，给陌生的

和熟识的亲人

我的嘴

演练过乞求、各种表情的喊叫

像说真话一样说了一些真话

我的嘴啊

像挖开的坟墓一样

埋下了许许多多的心里话

如今

腐烂得已不见其踪影

但它被母亲吻过

太阳在那里悄悄地被烧红

我的嘴

哭过，也笑过

也说过诸多的脏话

所以在一天的清晨

我要把它刷干净，嘴边

白色的泡沫

是昨夜胡言乱语的梦话

每一个清晨

都是日复一日中的

唯一珍贵的一日

所以啊，我的嘴要干净地喊

你好啊，世界！

编后记

一部诗集可以停在黑夜，也可以停在清晨。《进山》选择了后者。

从“进山”到“点灯”，从“点灯”到最后的“你好啊，世界”，这条线索不是对苦难的遮蔽，而是一个人在经历土地、亲人、劳作、疾病、孤独和死亡意识之后，仍愿意把嘴擦干净，重新向世界问候。